

文

恭

集

五





文 恭 集

(五)

胡 宿 撰

# 雪山集卷七

記

涪陵譚先生祠記

〔案〕此記與白帝廟記、張益德廟記當是  
孝宗乾道四年六年實兩入蜀時所作。

孔氏亡而書存。世以其書誘士。以爲使外驚之徒利之。故正學廢而俗學興。其所資者。章句言語形名度數。豪傑之士。不堪以其高明廣大之體。滯于其間。佛氏之子。有達磨者。自西土來中國。斷拘攣之見。掃凝滯之具。引學者以駿利之途。天下豪傑相詠讚。以爲依歸。于是佛力始重。自達磨建此宗。而豪傑或見其趣。噓呵踧踏。驚絕超拔之功。故豪傑歸。則權在佛。而儒者行世。多爲富貴威武所制。功業名譽所役。有得于佛氏之家者。輕之。儒者雖外不服。而內自媿也。普通以來。天下以明心見性之捷。非求諸佛氏之門。不可。吾道之妙。布列于詩書禮樂。而潛寓于易。時出于論語孟子。而會見于大學中庸。未有指而出之。收天下豪傑而歸吾宗。故熈寧道一懷遜。義元之流。不受衣冠之所維繫。使吾宗得此。百倍于鄭元馬融。〔案〕

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

失之。哀哉。伊川先生。實始標呈孔氏之祕。比佛氏所明益顯露。且親戚不絕。衣服飲食不易。發奇偉之事于經常之中。天下豪傑自有天淵爲飛躍之地。異時插鋏繁竹。咸爲吾宗之歸。孔氏之權重矣。

涪陵譙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悅之。棄家破產。疲曳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殞之命。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都。有不悅伊川之學者。爲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譙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絕。見先生臥土屋衣襦。釜竈皆塵。強掖起之。既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氏所謂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縈。或攝受之無難。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尚未熟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甚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爲之。險遠幽仄。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徙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沒皆不關于故鄉。其疏固宜。雖于先生無所爲虧。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爲曠。非公道問學。敦教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獎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領此。堂成而余來。非平時有慕于其中。而竊見其餘末。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先生名定。字天授。起布衣。爲通直郎直祕閣。喪亂莫知所終。或云終于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迨其今猶存云。

白帝廟記

白帝、公孫氏茂陵。其里也。清水導江。臨邛。其生所歷也。成都。其稱帝王及死所也。瞿唐。其廟也。其廟不知其所始。而其事則可次而言之也。嗚呼。更始元年。稱輔漢將軍于成都。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此白帝素

志也。美矣。二年，拒更始所遣將李寶、張忠，而稱蜀主。貳于漢也。當是時，世祖皇帝轉側河朔之間，未興而更始之政已亂，非貳于漢也。貳于更始也。猶之可也。建武元年，以成家爲號，而稱天子。于是欲與世祖爭天下。尙奚言。素志盡反矣。嗚呼！白帝其知天命所歸否耶？白帝初聞李熊之言，辭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白帝之知審也。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又何疑焉？熊之弗知，非白帝之弗知。又審也。嗚呼！誤白帝者，熊也。六年，世祖騰書爲白帝平素之言，且曰：「天下神器，不可以力爭。白帝其知神器可爭否耶？」是歲，隗囂以隴西歸白帝。白帝得之，與合從，拒世祖。嗚呼！誤白帝者，又囂也。囂不能誤寶融，而誤白帝。寶以興，公孫以亡。其白帝之不幸，非耶？十二年，世祖又移書爲白帝苦陳之，且曰：「以時自詣，則全。當是時，隗氏滅，任滿、田戎敗，公孫恢、史興又敗，謝豐、袁吉又敗，王師旣守成都。白帝其知事勢之去否耶？十二之期至矣。」白帝固自知之，而延岑之言曰：「男子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嗚呼！誤白帝者，又岑也。方事之急也，張隆、常少勸白帝以來歸。此劉禪之譙周也。而白帝之言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則已入岑言于先。隆少忠謀格矣。岑存而隆少死，何哀如之乎？嗚呼！使白帝如世祖指，挈圖迎降，保族安民，與河西寶融同功。智士之事也。旣不能然，勢盡力窮，健決糜于一死，不肯爲姚泓、慕容超以肉委人。壯士之風也。泓之果，顧不及其童兒。白帝視之壯矣。嗚呼！智士之事不足，壯夫之風有餘。廟以祀之，非耶？蜀也者，魏取劉，晉取李，取譙。唐取王，特易于他邦。而漢取公孫，最後于餘敵，且難。白帝之能高，非禪、勢、縱、衍之倫也。岑、彭、來、歙，強對也。白帝能開隕之，劉尙敗。吳、漢危不得脫。白帝之能誠高也。嗚呼！議白帝者，難乎其辭矣。吾以爲白

帝之禍造于熊。集于翼。厚于岑。非白帝也。如是其可以少慰白帝之心。不與張步。秦豐。同羞否耶。白帝死而爲神。據江山之會。而護持往來于險阻之中。豐功茂澤。咸交讚以爲歸。則泥首銜玉。畏死偷生之流。何以得此也。嗚呼。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張益德廟記

漢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公。與諸葛武侯。關氏壯侯。

〔案〕此節去舊證一字。原本如是。後同。

以文武相濟。夾輔先主。

紹延漢基。其子孫終始死生之際。皆無負漢者。天以此三人遺先主成邦。而其爲存亡。所謂期運者。非耶。初。先主與公。同以涿郡爲鄉。先得公。壯侯自解奔涿。于是乃得壯侯。皆燕南故人也。及先主依劉表。駐新野。于是乃得武侯。語序武侯新于二公。而先主所爲魚水者。在武侯惟深。此二公所以弗悅。雖其跡如此。而忠于漢。則三公同一心也。公之孫尙書遵。武侯之子衛將軍瞻。俱死事于綿竹。壯侯之孫壽亭侯彝。與其宗殲于成都。所謂共爲存亡者。非耶。嗚呼。事將成。天也。初。先主畏偪。自樊略宛。循襄陽。向江陵。至當陽之長坂。曹公垂將及之。危哉。公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以二十騎遏數十萬之師。不得前。而先主得斜道趨漢津。會壯侯。舟師以脫。其不死幸也。于是武侯以大計說孫公。而周瑜赤壁之事。乃濟。敗曹公也。其人爲周瑜。天下戶知之。說孫公也。其人爲武侯。天下亦戶知之。以舟師濟先主也。其人爲壯侯。天下亦戶知之。至斷橋卻敵。以免先主。未有明爲高于他功者。微公。先主蓋粉矣。武侯。壯侯。安在哉。而尙赤壁耶。此漢事。

之將成。天遺公也。嗚呼。事不成。亦天也。初。先主銳復壯侯之讎。是以爲吳之師。公提萬數之旅。順流而東下。陸遜豈易當之。哀哉。閔之難也。公死。而張南、馮習、本兵、獠亭、秭歸之恥。童子知之矣。此漢事之不成。天奪公也。天將壞人家國。先奪其人人。亡而後家國從之。臺城陷。羊侃先死。江陵陷。胡僧祐先死。汴州陷。王彥章先死。壽春陷。劉仁瞻先死。人弗死。如基弗摧。室弗傾也。夫先主北向以爭天下。中道而失壯侯。實建安二十四年也。東向以爭江南。中道而失公。實章武元年也。不二年。無兩公。先主身老志彫。而永安之變已矣。天其可知也。武侯上失先主。下失兩公。而黃忠之卒。以壯侯死之明年。馬超之卒。以公死之明年。異哉。其參會也。漢之羽翼殄矣。武侯欲以楊儀、魏延、李嚴、馬謖之輩。而回天心。武侯非不知之。其未解之條六章。可以推之矣。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成敗利鈍。非能逆覩。此武侯平生大指。而形諸辭者也。後十三年。而武侯死。漢事去矣。公不沒于閬。壯侯不沒於臨沮。而武侯猶未殯于渭原。殆未可量也。公自中平之初。至建安之末。事先主。凡三十有八年。其相先後而終。才一年有奇。廢興存沒。其果有數也。非耶。公既沒。而爲神。其豐功茂澤。形于死者。愈益加于生。則公爲不死也。神仙不死。以氣之貞。豪傑不死。以氣之英。氣無間于窮壤。無隔于今昔。嗚呼。其可以弗敬也夫。其可以弗敬也夫。

### 濠州雙穗堂記

淳熙元年夏四月。得麥于濠梁之郊。一本而二岐。太守張公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此吾祖漁陽之誦也。吾何以得之。凡州之人咸曰。維時穰哉。維民康哉。太守良哉。公曰。異畝同穎之禾。唐叔得之。獻諸天子。天

子得之。歸諸周公。歸禾之書是也。周公得之。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焉。成王不肯有叔父是歸。周公猶曰。天子之命也。敢辭。況唐叔哉。國有祥。天子承之。其不有謙也。臣揚之。罔敢居之。在小臣尤宜也。凡州之人又曰。往者。資政沈公使淮西。其未入爲大臣也。有芝開其先焉。堂以識之。其名爲玉芝者也。于是濡須重矣。公誠不自有。毋亦肯堂以寵吾邦。公謝不敢曰。小儻大非偏也。凡州之人又曰。五穀奚別。而麥見謂首種。其有以也。夫天將興周。以來麴貽之。及其降也。春秋他穀不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之。非末矣。斯堂也者。重民事。承天休。太守之職也。公其毋忽。公又謝不敢。弗能得。則左其治之偏。而堂之公曰。以雙穗名。若何。凡州之人曰。宜。公曰。宜則當書。來告曰。苟宜書。公其爲我書之。漁陽在漢爲宛人。我于今爲安豐人。間因亂避地而去之。殘牒尙有考焉。今逆數漁陽爲建武初元。得一千二百餘年。而是物也復出。大懼無以紹前人之休。然天子之澤。非我之力也。余曰。公之言義之正也。不忘漁陽之烈。知尊祖也。不自有濠梁之祥。知尊君也。爲人後知尊祖。爲人臣知尊君。于法當書。余之言義之正也。初淮南被完顏亮之師。公以諸生糾義旅護鄉閭。故安豐不亡。太上皇帝義而官之。以郡參佐付之。主上又以提封俾鎮之。以儲閣俾直之。居十有餘年。安豐煙火桑麻。有承平之風焉。又以節俾持之。濠梁要地。旣歸節。又起而俾典之。期年。濠梁又成樂國。民無榮悴。地無肥磽。茲惟人哉。天無心。孰兩夫麥之岐。麥無情。孰秀夫岐之兩也。有冲氣行焉。條達細縕而爲此祥。茲惟人哉。公于漁陽。雖其詳未可見。而其人。有相似者。爲祖若孫。或可以言之也。漁陽少從世祖。以儒家子爲壯夫事。下公孫述于成都。破匈奴。漁陽高柳。以少擊衆。諸將服之。敵人畏焉。以健

武才施慈祥政。開田疇。勸耕耨。陶富庶于閭閻。能者難之。此與公氣象規模。余以爲似之。非耶。漁陽班于郭伋。杜詩。廉范之間。如公則將誰班。議者必有以處之矣。始公爲安豐。有蓮一幹而兩華。及爲濠梁。又如之。其祥不獨此也。然非民政所關。弗著著其堂所自得名。以示夫有志于育民者觀焉。

###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

天子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入于海也。河且南且東。至于華陰。底柱。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匯。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逾海之爲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濬于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拔于其羣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于其選也。旣升則弗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賢。司馬以告于王。而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濫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內外高下而別之。乃克用又蓋人才皆繇此出也。今之天下。爲里若干而屬諸鄉。爲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士之積石。岷山。導之。則九國被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大哉。公來爲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賴哉。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名聞。閱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展于州縣。大不施于

朝廷士奚忤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于民有父母之道也于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廩夫官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爲美俗也于是役興而民驩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公所學是資也于是工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于是以時釋菜于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爲天而后某爲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董君惟新萬君鈞陳君助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

張氏和政堂記

〔案〕此記當是孝宗  
淳熙五年所作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箕子析爲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爲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卽四四卽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

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維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爲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茹夫柔。以柔爲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爲柔也。聖人曰。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于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于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匪一于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于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發強剛毅。足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茲其源乎。所濬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爲荆也。慈溫薰惻。如趙公行春令之于益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于杭也。平舒肅潔。如趙公行夏秋令之于處也。合而爲此邦。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偃仰游息于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于晝。而不能夜。月麗于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曰闔。夜則曰闔。天之全。吾兼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體縱。臥則體橫。地之全。吾兼之。呼吸而爲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爲形。能柔能剛。斂散而爲事。能寬能猛。故人之爲天地之靈也。爲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性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資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識有顯晦。趨有邪正。則父祖所陶。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者。真我也。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

而翁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何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回旋變化于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醯醢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爲宗。下之至于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含德厚矣。其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平政堂記 〔案〕此記當是  
淳熙六年所作。

上卽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爲興國太守。凡親若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瀕湖爲郭。其民與龜魚鱉瓜雜居。水歸則葭葦莽蒼。又與狐兔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牒者若干。諸吏若胥。大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錢若干。粟若干。諸當辦不辦。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旣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趨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爲也。而今爲甚。凡倉庾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城郭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他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爲吏者。以職守爲業。以官守爲家。漢制。間卽所居之官。爲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謁。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湯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于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

士大夫之家。固有不辛。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棄而他之也。使爲吏者。舉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其理者。上不鄙爲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內外無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譽。斯爲亨也。二爻幹母。三爻幹父。而終爻則父母之蠱。皆弗及焉。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季夏園公之倫。非委質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來。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與國則家也。觀夫徐氏滋輕矣。其敢不力。若履危涉難。與死生相轆轤。在勞心平時。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將奚辭。有所難于此。則有所難于彼。慎重可以爲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反側者。綏之使安。離散者。斂之使集。愁勞者。保之使康。迫蹙者。弛之使寬。而後廢玩者。震之使聳。豪梗者。鈐之使戢。通滯者。整之使齊。彫敝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與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稍食。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與國之政大平。惟其閱義理明。閱世故熟。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劇易。不問熾惡。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汲黯難于淮陽。而君易于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域。凡審面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略而繁之辭。從民志也。辭曰。弼我其巔。穹翬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沚。江湖表裏。君登斯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露有霜。有秋有春。維帝克聖。維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偃斯虹。萬聲一歡。往來愴愴。有晏斯居。晝夜書弗猜。弗驚。浮龜沈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茂其陰。無斁遺矣。

三聖壇龍祠記

淳熙十有一年六月雨不以時至。太守池陽王公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訓也。凡治具攷古之度。相今之宜。以次畢講。適有事于上帝。又有事于羣龍。公曰。在田在淵。且在在天。龍之所止行也。宜求夫並野並水而揚靈。卽其所止攬之東。隔堤起阜。屹立平湖之中。勢不甚高。而巨浸莫能踰。相傳與水俱升。蓋神之久矣。公曰。龍實震爲之。雷亦震爲之。正東之卦也。是地當用吏以祠龍之舊儀。公曰。祖宗憲章。至天聖迄嘉祐。愈粹。今皇祐之成式在是。法當用。公又曰。是禮也。文其何以將之。中庸不云乎。至誠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以誠而交參。神其舍諸。公又曰。是理也。隱其何以表之。中庸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誠可會幽明爲一家。神其彰矣。聞者信居半。疑居半。咸曰。聖人之言在世。何其取用者多。而收功者鮮也。今將于公乎驗之。丁亥禮行。是日陰雲生。戊子禮成。是日膏澤洽。越三四日至。足而有餘。越七八日。潦至而不絕。于是疑者皆信。信者皆堅。然後知神道非邈。聖言非誣。某以爲公致天澤。厚民生。其功小。使夫聖人之言。信于天下之心。其功大。天下不取信于聖人。聖人不見信于天下。雖有粟安得而食。諸公某某。字某。其學導源于魯。而會流于鄒。故言行之氣象。藹如也。信是理深。相是禮篤。起是工敏。求是文切。汴都趙某以之。觀是舉審。紀是跡實。汝陽王某以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噫。此文之所以爲作也。

東坡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黃。見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尊前聊爲一身歸者是。〔案〕聊爲蘇軾集作聊與。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

念我莫翦柔柯者是。今載集。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

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曾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案〕江南集作江東。今藏下雉李氏。先生自臨

泉渡武昌。見詩。清風度水月銜山者是。〔案〕度水集作弄水。今載集。見詞。高安更過幾重山者是。今藏磁湖陳氏。先生

至富川。見詩。吾曹總爲長江老者是。今傳富川。見詞。綠槐高柳咽新蟬者是。今載集。且藏下雉李氏。先生

自富川趣高安。與元素濃醉解別。不及石田已暮。見詩。惟見孤螢自開闔者是。今載集。見詞。過湖攜手屢

沾襟者是。〔案〕高安更過幾重山。吾曹總爲長江老。過湖攜手屢沾襟之句。今集中佚之。今傳富川。前三十年一軀尙及見。修軀鰲面。衣短綠衫。纔及膝。

〔案〕高安更過幾重山。吾曹總爲長江老。過湖攜手屢沾襟之句。今集中佚之。

曳杖謁士民家。無擇。每微醉。輒浪適。驢相迎曰。蘇學士來。來則呼紙作字。無多飲。少已。傾斜高歌。不甚著調。薄睡卽醒。書一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山而返。若爲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戶云。今日借得西寺法華經。其僧欲見遺。吾云。汝須得。我不須得。今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忘此土。見書。都下全無佳思。坐念公家水軒蒲蓮。豈可復見。今藏下雉李氏。吾廬切與蒲蓮相鄰。以小詞從事。欽惟元豐矯揉磨先生于江湖之間五年。不如是。奚以爲先生。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

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攷。亦不忍考吁。

富池昭勇廟記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者。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爲秦丞相。王遠祖也。某爲吳尙書。某爲會稽令者。王子也。某爲吳太子太傅。某爲晉鎮南大將軍。某爲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敦之難于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曹公于烏林。于濡須。獲朱光于皖城。遏張遼于合肥。走關羽于益陽。解曹仁于南郡。禽黃祖于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興雨澤。救生靈。于元豐。于建炎。于紹興。于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黃祖。皆弗克終。而其際會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歷陳。歷隋。歷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陰功密澤者。于是以王爲褒國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褒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皇帝錫之也。以廟爲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士臧歸真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卜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

興二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將軍于吳。公子開寶。增號于元豐。王于宣和。一再增號于建炎。又增號于紹興。嗚呼。吳于王厚。宋于王尤厚也。順佑。柔懿。凡兩夫人。小君若女也。紹威。紹靈。凡兩侯。尙書若會稽也。建炎四年。劉光世之請也。嗚呼。吳于王厚。宋于王尤厚也。吳所以興。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使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擒關羽。使關羽卷襄漢而上。吳必亡。其擒之者。呂蒙也。不能卻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卻之者。陸遜也。不能取黃祖。使黃祖據中而立。吳弗興。其取之者。王也。魯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王之言曰。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淺子劣。不可後操圖之。宜先取黃祖。進據楚關。漸規巴蜀。此二策者。吳所以興也。漢高帝之興。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亮廬中之辭也。吳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荊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肅。陸遜。班也。陳武。凌統。董襲。蔣欽。非班也。後王之沒千餘年。始與史氏辨正。而著王之等夷爲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按圖經。王嘗爲偏將。領陽新。下雉。縣今在郡西。大帝取以爲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爲西陵太守。領二縣。陽新。在隋爲富川。又爲永興。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者爲西陵之後。易領陽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控潯陽。未可知也。按圖經。王嘗侯潯陽。鎮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嘗屯當口。屯半洲。不及富池。疑圖經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卽故下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于千載之上。難也可以。

闕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書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陰殄北敵。永清中原。共躋登茲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陵谷兮迭爲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淪。金支翠旗兮常新。波濤沸兮簫鼓。龍吟兮蛟舞。瑤簪兮瓊琚。江妃兮漢女。厄動兮星流。袂舉兮雲浮。格澤機槍兮播落。踰踏虛空兮百萬之貔貅。厲鬼驚兮疾走。沙飛兮石吼。玉劍兮不鳴。天河兮無聲。萬億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穀我兮絲我。淮之右兮江之左。繚荊陽兮提封。惠澤兮穹窿。赤縣風塵兮蒙籠。揭龍旂兮在大宮。談笑汛掃兮正帝位于天中。有詔臣某兮女其爲王頌之。拜手稽首兮曰臣其敢辭。

壓波亭記

湖今以洮名者。是亭今以壓波名者。是以名斯亭者。丹陽陳希顏識後湖蘇公語也。〔案〕蘇庠著有後湖集。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或

曰公之行世。困于言語之波濤。寢老矣。其將靖之懼之云乎。抑憤之云乎。有是哉公之隘也。公聞道最早。其視波濤均于皋壤矣。奚其懼。奚其憤。夫以力御物爲壓。與物無競。養力不形。其相忘于道術者乎。何以壓爲。然則公意安在。吾不能追躡。特以所見明之。水之本性湛也。波濤其變。非本性也。風搖之。否則石激之。風石之勢。或緩或急。而波濤從之。有所使而然。故曰。非本性也。變也。本性則無所使。互古窮今。常若是而已矣。吾觀于天下之水。環三蜀數千里之壤。與夫西戎南蠻數十百國之幅輳。曾三十三江與夫數百

萬之壑谷而走諸瞿塘。他吾弗知。自夷州達夷陵。名灘四百二十有五。極天下雄奇。而其無聞者。亦且駭神墜膽。鬼神將卻避之。石使之也。至荊州水得平衍。而縱橫大肆。以徹于海。窮諸才辯。不足以發明其博大雄豪之趣。微風乍起。萬波隨興。瞬息顰伸。天地爲之變遷。蛟龍爲之掀舞。陵谷山川。弗主故常。風使之也。風石之力亦大矣。而騷人墨客。一觴一詠。可使妥伏安帖。文章之力滋大矣。韓退之于南山。杜子美于洞庭。玩名山大川于股掌之上。推此類具言之。豈足以當文章之鋒哉。公于文萬人之敵。而有餘者也。初定交于後湖。春秋甚富也。周行天下。熟閱世故。自茅藥拱把。而干霄捎雲。後湖不及見也。洮湖之波濤。少時足以鎮之。後湖已服其奇矣。今三江五湖橫放之。四海不足容也。而況于洮湖哉。後湖當有以處之。吾未嘗登斯亭也。而預觀于斯文。想亭下之風煙凝遠。魚鳥不驚。草木水石。幽暇澄穆。翛然有道之場。塵中無有此也。後湖之語其然哉。後湖之語其然哉。吾晚出于後湖。後湖之意未究者。猶可辭乎。作止一如。喧寂並遣。無波濤。亦無無波濤。無所壓。亦無無所壓。萬物之自然。而相爲徜徉。此之謂逍遙。而天下之至樂。蔑以加于此矣。謂予不信。作後湖于九原。試以問之。

游無窮室記

爲姚明之作

子王子問于子姚子曰。子好遊乎。吾將與子東絕大河。跨龍門。歷砥柱。而窮其源之與牛斗接者。登岱宗。望滄海。而觀日出。西沂汧。渭。略咸陽。訪秦漢之故都。而想像夫阿房。五柞。露寒。宜春之壯麗。子能強而從

我乎曰。能吾將與子南浮大江。陟九疑。酌虞舜之瓦棺。而弔英皇。北傳長城。數飲馬之窟。而眺望三關。阻阨之形勢。子能強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袖手相對。近不離几。遠不踰闕。而相與神遊八極之表。朝發軔于蒼梧。夕弭節于崑崙。聲氣不接。筋力不頓。子能強而從我乎。曰。不能。王子曰。子云所以不能者。有所礙也。今夫織蒲以爲履。斲柳以爲屨。伐檀以爲輪。象駟以爲服。合木以爲舟。緝竹以爲筏。此六者。世之所謂致遠者也。而卒有所窮。何者。之齊則遠。楚向秦則背。越非齊。楚秦越之病子也。吾將使子不履不履。而能行。不輪不輪。而能馳。不舟不筏。而能浮也。如是則無齊無楚無秦無越。是豈不在子耶。昔者子列子之御風也。徐行不見屢履。疾行不見輪服。而川行不見舟筏也。蓬蓬乎與風俱高。寥寥乎與風俱卑。迢迢乎遠而不疲。翱翔乎澹而不自善矣。而猶有所待也。風行則行。風止則止。是行止係乎風也。行止係乎風。則不在我。故飄然而升。薄乎雲霄。我不能使之降。委然而降。墜乎川谷。我不能使之升。非天下之至游者也。黜肢體。墮聰明。與化俱流。與妙俱宜。而後能游于無窮。今吾子之室間函丈。席間容尺。人以爲隘也。而達者視之不然。千仞之高。生于目也。萬里之遠。生于足也。超然越乎目與足之外。則千仞烏能爲高。萬里烏能爲遠哉。函丈之室。容尺之席。其間蓋有無窮之游乎。吾子盍歸而求之。敢命之曰。游無窮而爲之記。

達磨大師行龕記

江陵張君孝芳。事菩提達磨大師。作行龕與俱。以示某曰。爲我記之。達磨自竺乾來震旦。過建康。見梁武。弗旋踵遁去。終其身于高山之間。夫事佛之力。他帝王未有加梁武者。藉此足以有爲矣。而去之何也。梁

武繳纒名利之末。固不足以領達磨所付。而魏明者。亦何足以知之。魏明見之三。達磨卻之三。此非有所可否于梁魏也。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大哉中土。聖人馳騁之地也。所謂天下之廣居者乎。如長江巨河。下萬斛之舟。而巨風翼之。如平原大川。以絕足之駟而駕輕車。其力易施。志易展也。英雄好爲事業者。固與道異趣。所成如漢高帝。斯已奇乎。其王漢中也。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聖人雖無心于擇土。而勢所便氣所合者。多在夫七曜五行。純全融結之所。自慕功業者言之。所謂建瓴水于高屋之上者也。文王遷鎬而太公來。達磨至洛而慧可出。風虎雲龍。此豈偶然也哉。南印來東土。越海踰漠。爲法求人。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達磨固自云耳。



# 雪山集卷八

書

與張都督書

〔案〕此書當是寧宗隆興元年所作。

某自四月離揚州。今至南陵。三日而行四百里。勞苦之狀。不言可知。獨是陰以觀聽求諸道塗。蒼叢見聞。或可以補助萬一。前書略以某人御下無狀之迹。告之欽夫。持兵劫屬官之書。擬刃臨總領之輿。縱火焚編民之草。乘酒擲納婦之居。甚不祥也。某在相公左右。未嘗聞之。某猶不聞也。計不復至于相公之前矣。然則相公平日所聞。懼有非其真也。夫居人之上者。下之顰笑屈伸。無所不當知之。故能得其隱微。而爲之瀦洩。古之爲君也。或出入南畝之間。曾孫來止是也。爲吏者或旨否饁食之際。田畯至喜是也。凡爲此者。無所不知之道也。後世之民。視君如帝。視大吏如神。視小吏如龍麟虎豹。可見而不可近也。故上之人耳目寢狹。而下之人肝腸漫漶。幸而達也。未有無所歷。且無所託而能也。對面之間。猶有乖隔。況涉數傳之後乎。相公之尊。其得見者有數矣。見而敢言。言而敢盡者。又有數矣。故某惟相公平日之所聞。有非下情所誠然者。古之君子。以苦言爲良藥。以甘言爲美疾。何者。苦言之多出於情。而甘言之或浮于實也。雖不皆然。要十之八九矣。前侍相公。因言趙沂來告吳璘之師復振。西人之歸不絕。近見馮時行移書唐立。

夫深病璘而危蜀。趙子之論是。馮子猶不失憂時愛國之賢者。馮子之論是。趙子可勝罪乎。然則馮子非欺人者也。趙子雖不欺人。爲人所欺。則未可知也。某亦安知某人爲能與否。有不令子弟。足見其無賢父兄矣。然此言難信者。此事非某之素習也。耕織當問奴婢。軍旅當問武夫。書生非其業也。問佛子僧。其知之固也。至于飲酒茹葷。爲僧之病者。其徒未有肯自列也。問他人則知之矣。相公重以軍旅之事而問士大夫。亦重以士大夫之議而言將帥。豈不以非其業故耶。古之豪傑。部賓客以軍法。是滅秦抗漢之規也。勅兒曹爲部曲。是駕魏陵吳之勢也。近見陳阜卿云。始謂御軍爲難。今又措置民兵府卒。乃知不過如此。某云。天下本無難事。意解便了然。兵非士大夫之所常習。亦非士大夫莫能深知。此物與鬼神造化相通。非庸人所能輕解。故某前書略謂。欽夫軍旅之權。當使漸入士大夫之手。只陳阜卿、張晉彥之流。使居兵間。戈鋌刀槊之下。便有古人之風。今數大卒爲之。沒世不能有美績也。敗壞五家軍政。職是數大卒。而又燈燈相傳。源源不絕。態度殊不甚遠。尙有加焉。有陳金而置廡者。必無宿城之奔。有素服而殿師者。必無德順之效。此豈過誤哉。相公以此知諸將之才矣。早晚還歸廟堂。維新憲度。若不易今日之軍政。亦不過今日之武功而已。相公之誠。通天地而開金石。蓋有餘也。然精神寢改于前時。功業未滿于初心。徒使相公深悲浩嘆之不足。前日臨分之際。相公忽動山林之興。退與欽夫道而傷之。諺云。指望張三作王大。爭奈王大是張三。蹉跎相公至此者。則此曹爲之也。豈獨諸將之罪哉。張晉彥聞已得祠。必過維揚謁相公。試留與語觀之。偶動懷抱。不覺宣洩。尙惟鈞恕。

與湯相書

〔案〕此書亦似  
隆興元年所作。

某于四月二十八日。嘗以劄子訴相公。以家貧親老之狀。乞一官職爲養。伺候二十七日。不得報。迺五月二十五日。再以劄子申前懇益切。伺候又二十日。猶不得報。某竊自疑。相公前後再當國。天下之才超軼驚邁。如張孝祥諸人。皆弭耳下心。聽命効力。而不辭。不獨相公有以服之。殆有以致之也。故近世宰相之門。多人物者。無如相公。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阿卷則風至。禮盡而士附。某以身試之。而未然。豈有所得罪于相公。窮思深維。不可謂無罪。然不得爲罪也。敢爲相公陳之。天下之人。苟非園公。綺里之流。誰能無求于宰相。受其求者尊。則求之者卑。惟其習爲卑也。故擎跽曲拳。促縮喘吁。猶以爲不足。某今未嘗一涉相公之門。移書而求官。閱月而狎至。夫爲天子之宰。而匹夫可遙令。且可趣得耶。此其罪則近乎傲。羣天下之士而教養之于都。其名曰太學。以博士正錄五七輩。相與董治乎其事。其名曰學官。其人雖未精選。而間亦頗有所擇。故金銀伏獵。稍不至其間。而某驟出草萊。未嘗爲朝廷試用。雖以舍選進士發身。又烏知其非金銀伏獵之流。而遽有所求乎。此其罪則近乎僭。傲與僭。某不敢有所加飾。獨念前日幕府之廢。亟欲解歸。而未能忘懷于相公。猶僥倖夫一見。而庶幾乎有成。則歸且有辭以白大人。而少慰其心。是以匍匐奔走而來。至東林而嬰疾。有故人者館之。蓋將調護以待其平。而自致相公之前。又慮夫延日淹月。不能以卒安。而蘊結含蓄之情。有所留滯。而不得疾吐。如茹物于其咽而不下。是以出此迫切率。

易之爲。而不知其非。夫江淮去行都。千里而遠。東林去行都。百里而近。不憚千里之行。而辭百里之役。夫豈人情。形近乎傲。而心非傲也。某入太學一年。而校外舍。二年而升內舍。三年而中上舍。季攷月書。苟以事而不至。蓋未有至而弗獲者。歷數前後。或者以爲某積累之頗多。而步驟之最速。且以爲其人能自別于其徒。略無場屋銷落塵滯之氣。而其爲文。無所大戾于繩檢。雖間有所不與。亦以其取名之太多。而躡等之太亟。曳裾其後者。不能無不平于其心。至數某不肖之迹。則亦不過布衣平時之常態。滕甫、馮京、反以得聲。而取重于世者也。今之爲學官者。率出于進士之高科。宏辭博學之異選。三舍之聞人。而三舍所居。且多于其他。某有其一。而又居其多。則亦不可謂全無涉也。五年之積。雖無一日之歷。蓋嘗用大臣之薦。得冊府之召。近年召試而報罷。不旋踵而物故者。許必勝也。經年而爲學官者。劉度也。四年而漠無他授者。某也。某似必勝。則猶有喘息苟存于明時。似度則歲月遄迴。殆或數倍過之。某之負釁也。則以某人密授之某人。而陰嗾以某人。某人之怒某。則以某爲主坐。而不往見。某人之怒某。則以某辟屬官。而不肯行。而某人則奉之行之者也。夫某人某人之爲人。自有公論。某人死而某人廢。凡其所排棄者。無不奮迅光明。而有以自伸。而某獨流落棲遲。未解某人某人之冤。幸未至于與必勝同科。猶可以援度而爲例。名近于僭。而實非僭也。相公淵博超明。豈不孚乎其心。而疑乎其形。察乎其實。而牽乎其名。猶宛轉遲回于此。非相公有所靳吝而不肯予。特欲矯揉頓挫。使知官爵之不易得。而世事之難期也。相公教誨之情。甚至某感服之心甚深。然而相公所以遷延者至再。而某所以哀鳴者至三。相公矯揉頓挫之功。不可以有

加而某急切懇迫之辭亦不可以有進上之不可以有加而下之不可以有進其勢皆將窮于此方其未窮也猶有所待也至其窮也而不同而後可以絕望而無所待天地之爲秋冬也風戕霜剝而物不怨形稿精乾而物之望不絕何者秋冬于今而春夏于後也使萬物知天地惟秋冬之專而無春夏之繼其望絕矣望絕則天地之造化亦窮故天地于萬物相資而至于無極者吾之造化不窮而彼之望不絕是以能久伏惟相公推天地造化之心略去其傲慢之罪而深察其至切之情度其勢之窮而無使其望之絕也是用剗心瀝辭重足聽命

與虞宜機書

〔案〕此書當是寧宗乾道五年所作

某乍去恩門忽忽若有所失如詩人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若非恩義相關豈復滯情如此伏想賢父子之間所以鍾意不肖者若合符節龜山老禪有云已到岸人休忘後未曾渡者要須船蓋記錄可見其詳者一佛三十三祖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餘尊宿無他事業止是岸岸相濟舟舟相渡到岸自己事了度人佛法事了達磨謂神光云吾從南印來東土踰海越漠爲法求人此聖賢傳心付印之急要至勞至苦至痛至辱而不辭載在詩書揚善推賢亦是法也在出世界法則爲報佛恩在世間法則爲報國恩不獨是學人身分上事自是尊宿性命上事學人委命以求師先覺捐軀以求嗣西來之初達磨腐舌爛腸甘天下之至毒而神光斷臂立雪極天下之至慘與後世兒孫輩立本來面樣今世有

堪爲法嗣而不遇引接之人。有收爲子息。而不堪付授之寄。豈惟禪門士大夫亦然。某于恩門委身投誠。如須彌山永無退轉。如恆河沙永無窮竭。于是恩門于某。未知肯與一指頭禪三頓棒法否。若謂果然。則野水無人渡。孤舟空自橫。又未知其說也。老子問于常樅曰。何以教我。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樅曰。是已。人情遠則疏。疏則忘。今某遠矣。疏矣。願毋相忘而已。

與虞相書

(案)此書當是  
乾道六年所作。

某以凜冬之嚴。歷馬嘶饒風之險。以盛夏之烈。犯瞿唐巫峽之暴。以期年之間。而行數萬里之遠。以一介之微。而當鸚鵡之憤。可謂天下之至危至苦。幸而死脫。遂此生歸。凡身體髮膚父母妻子。皆相公再與之餘。置勿復道也。某心彫意謝。無意從官。固與相公有言矣。自師友親戚交謁更諫。皆不以爲當。以義相感者。以爲自秦漢以來。王公不復下士。宜少除豪以相遷就。庶授受之間。兩得其理。此一論也。以利相導者。以爲知己當位時。難得而易失。過家宜亟去。無留。不可遷延。持俟命之說。此又一論也。前者之論。謂之宜除豪。蓋自無豪可除。其說非也。後者之論。戒其勿俟命。命者受之于天。人若之何。其說益可羞矣。某之所自處者。甚確。其自知者。甚明也。顧情有所迫。義有所當。然不得不爲相公陳之。父母既老。兄弟未立。全家所望。惟某而已。今既不能強行其所不欲。則俯仰所以責任者。未有以當之也。伏念家君好學守道。廉介勤畏。兩任六年。竊爲統莅者所知。今夷陵法掾垂滿。若至行在謁銓部。不惟數千里之役。非老者所宜。

而三五年之次。亦非窮者所易守也。某省罷固法之所優。而同列已各有處。又以例之所當得者。願以此移之于親。惟相公哀之。祖宗之朝。有乞以己官予父者。有司以法而格。祖宗以情而從。著在昭陵之錄。可覆視也。伏望相公攷祖宗之憲。推父子之情。且念某既不能立身行道。以顯親。又不能覲容就祿。以養親。將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相公儻從此請。則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雖不仕猶仕也。竊度相公之心。亦未能于某忘懷。或有耿焉。故歲所賜誨言。所謂如坐針氈之上者。意可知也。是舉可以釋相公之恨。而滿某之願。今而後相公可以恕然。而某無所望矣。某宦情既銷。歸志已決。山林之士。固不當與宰物者相通。此劉器之所以絕書于司馬文正。而文正重之者也。然不及已。而及親。雖私猶公也。相公雖攜而白之上。出而示之朝。議者亦無以罪某矣。恭惟莆田丞相與某有十五年之雅。同悲歡于患難之際。共死生于兵戎之間。一燈青熒。對牀而聽夜雨。兩騎蕭條。並轡以行秋風。丞相之書。所謂江淮幕府之契。無如公者是也。又謂每得公書。輒媿見顏面。此其心不可謂不知慙矣。使某皮焦肉枯。窮天下辛苦之情。心碎膽裂。受人生危辱之極。何冤何負。而至于此。異時丞相將何顏以見天下之士。然此私情耳。而有公議焉。修謹寡過。諒直自信。謂之賢。則不可誣也。今其去矣。爲之慨然。規模一旦。雄張多士。羣論不無儻若之歎。台庭既未並建。則相公獨任其責矣。富彥國營北事。開端而讒已集。范希文、韓穉圭、理西事。中道而毀肆興。異意者本以害諸公。諸公之身既危。而國家之事亦敗矣。寇平仲收澶淵之功。而骰子之譖繼起。文寬夫策貝州之勳。而燈籠之謗始作。幸成乃爾。而況于未必成哉。惟冀保嚴自任之軀。峻極維垣之品。某稽首遐瞻。傾

與虞相書

〔案〕此書亦是  
乾道六年所作

某伏以卽日凜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候起居萬福。某迺七月二十日。以書徹于相公。時則在武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于相公。時則在興國。入蜀半期而無一字。出蜀一句而致二緘。有嫌無嫌之異也。某之在蜀。視景偷生。杜門避死之不給。矧敢通宰執之訊。以重危疑之嫌哉。相公可以嘿喻矣。今以父子迫切之情。雖有嫌且不憚。況無嫌乎。伏念家君好古專經。老猶不勌。居家臨官。介然自守。其勤畏廉純異。常雖當世獨行立節之士。未易及也。惟是屈于不遇之命。少困場屋。老沈下僚。雖家君處之夷然。而爲子之職。當無所不用其至。今夷陵之掾垂滿。異時之計不知。所以裁之。涉數千里而調官。固非老者所宜。待三五年而得祿。又非貧者所能守。私竊自念。某省罷在法所優。而一等差遣。在朝廷所當予。而難卻者也。今同官王亢子蒼。自幹辦而升治中。省罷不一月而被命。到官未十日而獲遷。此雖非某孤寒懶退者所當援以爲例。而議者不能無羨亢而嗟某也。伏觀朝廷均視親疏。決無彼此。願以所當得而移之于親。此亦朝廷所樂爲而易從。足以厚風俗。而非啓僥倖也。具在別牘。敢斬鴻造。某之自視。良亦甚明。固有欲抑之者矣。安在其爲抑之也。梁武帝作浮山堰。遏長淮以灌北道。或曰。四瀆天所以宣洩其氣。不可塞也。浮山一敗而淮南皆海矣。故人之負英氣與物之抱俊具者。皆不可抑也。呂夷簡抑羣賢。而慶歷之黨論興。

王安石抑羣賢而元祐紹聖之黨事熾。蔡京抑羣賢而宣和靖康之黨禍極矣。故不可抑而抑之。抑者受名。抑之者受謗。甚則受禍。豈不悲夫。孫沔上封事。詆呂夷簡以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不進賢才。但用不如己者。自爲之計。仁宗遣中使持書卽第示之。夷簡讀而嘆曰。善哉。元規之言。恨不早聞十年耳。蓋申公是時。逼老將退。雖知悔已無及矣。惜莆田丞相之在位。未嘗聞斯言也。今雖去矣。尙可告之。庶有濟哉。相公恢宏洪博。善與人同。天下所以繫望而知歸者。以相公之大也。文潞公欲引恬退之士。謀于其客張子平。潞公曰。宜莫如韓維。張瓊也。子平曰。王安石以靜退著名。其可遺乎。潞公不答。子平曰。豈以瓊事相公加勤。而安石無所加乎。潞公瞿然。乃并薦之。願相公勿以事我之疏數爲輕重。則天下之賢無遺矣。王文公數薦寇萊公。眞宗曰。準屢言卿過。而卿力薦之何也。文正曰。臣備位宰輔。政事多闕。他人相顧不言。準獨能攻臣之短。納忠陛下。此乃臣所以重準也。願陛下亟用之。願相公勿以于我有毀譽而爲去取。則天下之賢歸心矣。今某乃獨以齷齪而不能有所開拓。取人主之輕受天下之責。則相公可不關至公之路。開衆正之門。上廣天子蒐攬賢豪之心。下恢士大夫馳驚當世之氣哉。某此生永已無路報恩。惟望相公以道事君。以德澤民。以公納士。以正保身。若乃勢位極乎鈞鼎。勳業溢乎旂常。此自所當有而未足道者也。不敢撫以爲獻云。

與李處全殿院書

〔案〕此書當是  
乾道七年所作。

某比者浹月疊貢二書。揆日微聽久矣。第一議之傳。大哉言乎。天之氣候。世之風俗也。五日一候至。十五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今是非混淆。而君子小人易位。風俗不正故也。欲正風俗。當先從廉恥始。嗟夫。廉恥道喪。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誕慢之風盛。佞諛之俗昌。而廉恥掃地。狂生孺子。敢竊借韓信、諸葛亮以干時。庸夫腐儒。敢假託管仲、范蠡以欺世。執事者公受其欺。莫能以理正之。及其敗也。又爲之持調護之說。下分解之令。小人何憚而不爲欺乎。漢高在廣武。械繫言匈奴之不可擊者。歸自彭城。斷言匈奴之可擊者。此令不行。真登壇真顧廬之言。永不可進。真夷吾真計然之策。永不得聞。而弄假三分影戲。貪十萬貫貼子者出矣。殿院明目張膽。當變天下氣候。使寒暑分明。則白露不得爲寒露。小雪不得爲大雪。而況大冬之爲大夏乎。昔人有戲語兩轉。極有味。元祐謂元豐法不便。卽復嘉祐之法。又慮其後患大。率新書之法並用。時人謂之對鉤法。或云。豈惟法令。年號亦對鉤矣。今明知某事之非。顯見某人之敗。公議所攻不可得而已。則調停和解。可否並用。賢否兩存。豈所謂對鉤者乎。近者發運之事。似聞正衙露章甚切。既朝廷講解乃已。其事微損。而其章卒不出。韓魏公嘗云。君子業履。要須精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前此天下未盡知殿院也。數月以來。深山窮谷。無不以手加額。何其速且廣也。公議所在。若有雷風播之。鬼神傳之。古今殿院取億兆之望。于俄頃之間。此物至靈。常堅持力護。猶懼其不留。若造次放過。開小人所窺之路。某慮有倏然而逝也。某與殿院陳義定交。非苟然者。平時無所可爲。或放懷寫意於詩酒之間。今殿院立于國家命脈。生民咽喉之上。當以道相與。以義相律。非泛舟焦山。憑欄需亭。

無與于世者之時也。某抱影荒寒，絕意休顯，好不必已出。殿院能不負所學以濟斯民，在晉猶在楚也。瞻望無期，惆悵不已。

與趙丞相書

〔案〕此書當是孝宗淳熙六年所作。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如伊尹之暨成湯，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如傳說之迪高宗，明靈降佑，億兆知歸。鈞候起居萬福。某伏讀十一月八日制書，咨禹之辭，亮采惠疇之訓甚切。命畢之辭，正色率下之謨甚勤。某所知者，神州之境將復，上道之日將行，其關諸度數，協諸陰陽，天之所爲，不可得而知也。雖管窺蠡測，竊知其土苴緒餘，亦不能言也。非獨管蠡不能言，雖儀秦之辯，深析萬字之情，亦不能言也。雖莊列之機，普觀六合之表，亦不能言也。雖佛祖之慧，洞照萬劫之初，亦不能言也。德山禪師有云：窮諸玄辨，若一毫致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攷之吾儒，所謂太倉之稊米，大澤之礪空，此某所以不敢重緘疊幅，致讀詠揄揚之辭。自知其繪畫之無益也。然有一言敢述萬分，自藝祖以來，與國同姓而登庸，舉其尤彰明較著者，凡三人焉。運屬建隆時，則有忠獻趙公，削平九牧，混一萬殊，有宋之業開創，靈長者，由此之故也。運屬紹興時，則有忠簡趙公。〔案〕忠獻、趙普諡忠簡，趙鼎諡原本訛簡爲愍，今改正。扶顛持危，撥亂反正，有宋之

業復興再昌者，由此之故也。運屬淳熙時，則有我公。有忠獻公削平應變之略，而守天下之大經，有忠簡

公元鎮持正之操而達天下之大權。有斯人。生斯世。遇斯時。宅斯地。此孟子所謂興王名世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攷之則可矣。其可謂非天平。其可謂非天平。竊獨未知相公經緯錯綜四海九州之度。固已指掌于前。孰爲先。孰爲後。孰爲緩。孰爲急。孰爲第一議。孰爲第二議。孰爲推轂。孰爲合尖。相公必有以處之矣。而某未之或知也。茲事姑止。某有至危至迫至哀至窮之情。敢冀相公試垂聽焉。相公應期乘運。實在己酉。而老父生于庚寅。某生于乙卯。揆之常情。事相公之日甚長。事老父之日差短。興念及此。莫知身世之所存。迫世垂年。仕于遐邑。欲挽而留之。少安溫清之養。而老父之宦情未衰。欲勝而上之。稍進優清之位。而某之力不足。將若之何。將若之何。昔丞相仙井虞公。蓋嘗造化老父。以湖北之帥屬。又嘗造化老父。以江南之帥屬。非獨以不肖子而挺埴老父也。虞公篤孝于老太師。某嘗爲之畫贊。有云。五桂芬芳。流香如水。今茂其一。尙餘其四。三槐森森。成陰滿庭。其一屬子。其二及孫。大略云爾。不獨與公之擊節。又勵公之傷神。所以某之肺肝及于老父之間。而公不忍拒也。伏觀先太師克襄大事之時。相公不鄙狀其行。賜之俾製挽章。爲靈輻之先驅。相公尙亦記之乎。其詞蓋云。叩關凜凜。疏三通。歸社蕭蕭。酒一鍾。龍臥南陽。呼不醒。鵬飛北海。去無蹤。無年及見安車召。有子能荒大國封。想見功名心未死。亦隨江漢去朝宗。其辭雖陋。而已有驗矣。可謂先見乎。今老太師端居上清。俯視塵寰。未必慨然于功名之語也。某輒敢憑此良緣。仰干洪造。相公其勗念于老父耶。其不動念于老父耶。虞公之舊恩可援以爲例耶。不可援以爲例耶。皆惟相公之命。錫類之仁。聖賢之盛德也。方相公期運未至。從容於紅蓮綠水之時。彼此爲之嬉笑者。

彌日。今某可謂困矣。嗚呼。使之困者天也。使之不困者相公也。相公亦天也。王仲淹云。使如晦而得志于萬民。其猶天乎。天下皆戴相公之天。而某戴之尤深。天未嘗有私覆也。某之情私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未嘗拒私情也。顧其情如何。蓋有似私而實公者。某之所陳。老父之辭是也。相公哀之。相公憐之。嗟夫。仙凡之路異。雲泥之分殊。可以目覩而不可以迹親。可以聲徹而不可以足至。惟相公厚護棟梁。永毗箕翼。偉績塞乎鼎彝。茂勳溢乎旂常。某未畢餘生。尙庶幾見之。無以報効相公者。獨公之所不能形容。某能發而爲文。著而成章。徂徠慶歷之詩。所謂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壯哉崇二老之煒煜也。某則不然。近取諸身。則有廣歌之元首股肱。遠取諸物。則有乾之風虎雲龍。參天兩地而倚數。則有禹、皋陶、五百歲之運。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則有傳說、呂望、夢卜之祥。庶合于聖人之遺意。而爲不負于相公也。徂徠復生。儻以爲然乎。相公裁之。

與周樞密益公書

〔案〕此書當是淳熙十二年所作。

某伏以季春之月。在天爲中和之候。在世爲清明之辰。于易應泰。于詩應頌。于書應典。而大賢皆乘之。鈞候起居萬福。某戴天不知天之恩。惟知其一曰。予我以善根。戴相公亦不知相公之恩。惟知其一曰。舉我以言語妙天下。蓋十有三年之前。相府賓次。驟見而驟語。五字纔出一語。纔已而雍公已降階。相公已升堂矣。古人以不見授意。儒門有之。荷篠丈人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以一字兩字授意。儒門有之。曾參

之答唯孟懿子之得無違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立見一而揖三。立語一而字五。雖甚遽已亦足矣。而某猶不知所謂。則是土木也。則是蛙蚓也。歲月朝推暮移。而此五字不推不移。形骸日遷。月化。而此五字不遷不化。然某竊有不安者。近時可謂于斯爲盛矣。言語俊而莊。則有薛公叔雲。此一妙也。言語秀而麗。則有李公粹伯。此一妙也。言語淡而雅。則有呂公伯恭。此一妙也。言語嚴而健。則有尹公少稷。此一妙也。言語約而肅。則有劉公文潛。此一妙也。言語粹而明。則有洪公景廬。此一妙也。大概如此。可略舉不可盡述也。某何人斯。言語之妙。已不足以當之。惟有數種各具一妙。自惟妙天下者此也。敢爲相公陳之。某病僻。平生不能曲隨簫鼓。以脣吻爲公論。旁聯鉤鎖。以黨援爲良朋。以爲男子不能自立門庭。而依人藩籬。不能自守魂魄。而附野草木。每見古人特立獨行。不爲路人移轉腳根者。明目張膽慕之。故人以某爲好異。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某又有癡病。平生嗜古過于嗜芻豢。好書甚于好顏色。纔遇得意。忘飢忘渴。而身世兼忘。或經月。或經年。亦有經月經年不事此者。故人以某爲無常。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某又有狂病。平生耽江山。悅林泉。有意無傳。則寄夫山水之鄉。常繞湖百匝。自卷雪至靈隱。一夕而成百詠。嘗榜江千里。自興國至池陽。順流而不知。故人以某爲抱恙。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某又有懶病。平時閉門卻掃。佛來不著。祖來推出。雖未爲息交絕游。然賓朋亦稀。輪鞅亦寡。書疏不能爲苛謹。禮重必簡。情真必切。如是而已。故人以某爲輕物。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又有拗病。有蠢病。不可勝言。啖土炭爲珍羞。豈非受疾之奇哉。今幻妙皆除。惟相公所言真妙者。始緒正而卒成之。且如談詩。自知音始。世

之知音者少。而古聲不復傳于世。隋唐之際。河汾之區。猶歌某詩。和某詩。而宣政之間。鄉人竇氏尙間能以詩入律。則其廢亦未甚云久。既不可復考。姑且正音。正訓。正章。正句。正字。正物。正用。正跡。正事。正人。而爲十正。吳公才老。得其一節。而不得其大方。要可以推其他矣。少使訛舛。稍歸于次第。而後因情求意。皆吾心腹肺腸之事。此某欲妙而未能妙者也。又如談易。自知數始。世以知數者少。惟康節以此遺後人。爲入易之門。而人多因辭生理。惟其意之所欲。不知聖人一字不虛發。寓理于數。寓數于理。旁通典貫。數理並行。所謂吉凶悔咎。皆有自而生。故以邵意。邵辭。邵數。邵理。邵訣。邵驗。而爲六邵。稍見康節之緒餘。而不爲艱深。盡屬平易。非如張公文饒之有所泥而不導。當世之通津。此某欲妙而未能妙者也。茲事且置。過此以往。時和歲豐。使米賤帛低。上恩流及于下。民得以銷日度年。此變理之妙。有望于相公者也。盜銷賊寧。官不爲貪。吏不爲酷。金木稀。文符簡。而安靜於田間。此康濟之妙。有望于相公者也。王子淵。賢臣之妙。陸士衡。功臣之妙。呂化光。勳臣之妙。至于韓退之。元和一表。妙之又妙。石守道。慶歷一范。一富之頌。妙之更妙。必有任此者。而某未之知也。既老且衰。卒有不勝灑掃之職。不得謝一語之恩。于數仞之下。生有餘辜。死有遺恨。是以言此。某惶恐惶恐。死罪死罪。



# 雪山集卷九

啓

代通王制置啓

奠坤軸于西維。藹著金城之譽。奉雲章于北闕。遄歸玉筍之班。停鵠首于江干。望斗標于天末。雙鯉驚傳于尺素。五雲喜近于三台。恭惟某官。千載偉人。萬夫重望。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黃鍾爲宮。氣韞陰陽之正。文彩步漢唐之上。風流及晉宋之間。峙冰玉於螭坳。見之屬目。演絲綸于鳳闕。聞者動心。四方于申伯之宣。九命作周官之牧。幅員萬里。歡喜一辭。身留玉壘之偏。聲徹劍關之外。版圖盡入。見黃河天上之源。鉦鼓不驚。下滴博雲間之戍。總蜀部纔幾于再閏。兼武侯僅數于兩人。尙韜游刃之餘。未及叩囊之底。戎行小駐。鎮崑崙萬國之西。冊拜殊榮。將特進羣公之表。某久淪潮海。絕望盛明。偶叨半竹之分符。適際介圭之入覲。見紫芝之眉宇。昔嘗覩于英資。望芙蓉之旌旗。今再逢于仙馭。

代張守謝張都督啓

〔案〕此啓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張孝祥守江州時所作。

持部使者之權。弗能將命。視古諸侯之秩。遽起爲州。悼擢髮之罪盈。感噓枯之德厚。伏念某智非語上。才不逮中。曾大道之弗聞。致危機之數蹈。往墮司刑之密網。實蒙太上之深恩。寬其九死之誅。賜以再生之

路。用之禮樂。惟難稱于光華。畏此簡書。粗服勞于奔走。終坐才疏。而意廣。弗知福過以災生。至身擠淵谷之危。殆天奪神明之鑒。置尊拳于雞肋。何以當之。厝烈火于鴻毛。必無事矣。顧惟么麼。安用誅鋤。既偶道于嚴科。苟自存于餘喘。塵凝滿席。祗圖飯飽。以從容。門設常關。不問客來之剝啄。聽蒼狗白衣之改變。任雙鳬乘鴈之去來。袖手旁觀。已斷不談于世事。纓冠往救。未能絕念于鄉鄰。但虞覆轍之車。幾作傷弓之鳥。敢謀更始。猶使治民。惟九江據水陸之衝。當一面受襟喉之任。時維東晉。視荆豫以分權。歲紀紹興。兼舒斬而授節。豈容重寄。乃付陳人。此蓋伏遇某官道大無方。功高不伐。充德量以乾坤之廣。霈仁恩于河海之深。憐不諫之前非。規未來之後效。欽惟舊德。載遇榮期。鎡基不如待時。正飢食渴飲之日。天地亦各從類。乃風虎雲龍之辰。兼收羣才。共集大事。自揣不堪於一障。何能有補于萬方。某敢不運甓苦形。飲冰厲志。提封千里。當撫摩凋俗。以安居。飛檣百艘。更鼓舞壯夫而効命。

上晁制置啓

〔案〕此啓當是孝宗  
乾道四年後所作。

十年而受坎壞。殊無宦情。一旦而得依歸。頓有生意。以半生之齒髮。與百指之妻孥。實在井包之中。託爲生死之所。某之平素。公所照知。無內美與修能。有靈均與正則。日適盡而義和。不容于弭節。路曼脩而望舒不亟於先驅。伏念某神交吳下之一書。心醉漢中之數面。以此決策。翻然委身。恭惟某官綱維鼓舞之神。而應以無方。負荷英豪之氣。而御之有道。宏知馳驚于鬼神天地之表。博學經緯于帝霸皇王之間。三

代有其人至秦漢而不聞六經有其事更荀揚而弗著豈謂當代乃生斯賢雖祖宗積累之使然亦期運推移之至此顧兩宮未滿之願與四海同然之情有大功名終落公手凡今人物誰同此心儻不鄙夷願相料理恐事了此去矣庾征西至迫殷浩以見從其肯爲我來乎烏大夫猶慮石洪之不至凡今日全家而求託蓋平時慕義以來歸惟所控提以之奔走頗有如此客固未足以滿懷乃能駕馭卿亦何患于無勢行將斂板豫達空函逢迎有主人都無遺恨跪起如子姪曷敢不恭南樓夜月之據牀北地秋風之分機老子有興之際癡兒了事之餘詠紅蓮綠水之風流望黃色赤雲之氣象容司馬之狂于方外敢以此施于嚴尊誌書記之名于壁間庶來者得以觀覽

謝四川制幹到任啓

〔案〕此啓當是乾道五年後所作

萬里中州之宅曾無隙地以少留數仞宮牆之門夫何窘步之得入某贅疣昭代露電半生與其放浪形骸而溘死于江湖曷若收召魂魄而來歸于豪傑依魏國者半載事虞公者朞年若問所從之誰足以無憾于此惟我三朝之彥友于二老之間無日不可無公託爲司命在晉亦猶在楚敢有他腸恭惟某官負幹旋乾坤之才而損至于無挾籠絡宇宙之志而空諸所有故能折節下士至曲拳擎跽以服勞推誠育才與無故俱存而同樂惟來歸之本意久屬慕于先聲欲遣以芳馨悵莫知美人之何許欲贈以瑤玉恐不稱君子之所思雖一再面以相逢蓋千萬心之未吐來期官守甘作庭趨過蒙綢繆繡繆之私頓解躋

躑躅沈吟之抱。優渥之恩。足以融物。使窮塗有更生之歡。恢洪之度。足以感人。使微軀有輕死之決。念平昔艱難之多阻。坐此生偃蹇之好修。莖不察兮余忠。蓀何似兮愁苦。登白蘋而騁望。則嫋嫋秋風之不可禁。擧素華而習芳。則遲遲春日之不可度。倚結軫而太息。攬騁轡以徜徉。方四顧動泣岐之悲。忽三匝得依枝之所。蜀道有時而或易。豈復興青天之嗟。王孫何事而不歸。未能忘萋草之恨。暫違幕府。往訪庭幃。樂莫樂于新相知。雖于義頗傷於去速。怨復怨兮遠山曲。然所親久念于來遲。盡家室以相攜。託門闥而終老。成都萬事之好。未免吾廬之少歸。巴東三峽之長。誰勸北人之莫上。

賀晁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啓

〔案〕此啓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地開井絡。肆疇鎮撫之庸。天麗奎躔。增重邃嚴之直。竊以弓劍歸于永固。訓謨祕于敷文。既已有山君海王。哀對以護昭回之光。又當有地靈人傑。典領以鎮神明之藏。偉五百年之名世。統十六郡之提封。雨潤松州。不覩夕烽之到。雲浮玉壘。常觀春色之新。升華河洛之上游。改觀岷峨之福地。去天尺五。低迷接雲漢之章。在殿西南。密勿近山龍之象。恭惟某官。羣公事而弗友。萬乘學而後臣。莘渭尙有英靈。驚九原之復作。漢唐豈無俊彥。覺千載之無光。過周公居東之年。而不歸。比山甫徂齊之役。而差遠。安知上意。蓋有淵謀。嶠冢之蕩東流。將以據襄陽而盛操。劍門之石北向。將以率益州而出秦。古今未了之功名。豪傑難成之事業。渭上雜耕之志。既格于往日。富平大衆之勳。復墮于近時。誰留啐啄之機。付在經綸之手。把命

珪兼相印。胡可無桃林賀捷之詩。躡區落。焚龍庭。胡可無燕然勒功之頌。自量不敏。未敢輕辭。既適當泛水以依違。寧不頓攀鱗而附翼。有如此客。于公固未足深訪。問所從來。在某亦可爲幸會。微生多難。薄命少逢。精神喪于言語之風波。意度靡于飢寒之湯火。寄百指夢魂之外。山川脩阻而音希。過平生道路之間。風雪創殘而力竭。磨成老態。彫盡宦情。今茲自力以上來。所望乞骸而歸去。雖進退豈不在己。但當師心以行。然死生既以託人。敢不惟命是聽。政使處山林之下。何嘗隔造化之中。惟期早定于中原。俾遂生還于東國。白摧朽骨。掩纍纍先世之阡。紅皺矚簷。剝纂纂故園之棗。姑因贊喜。少控巾衷。繼此有陳。期于得請。

### 上王參政啓

〔案〕王參政名炎。此啓當是乾道六年後所作。

南極一星。歷荆揚而西上。長成萬里。護江漢以東流。冠兩班文武之崇。分萬乘旌旗之半。繡路朝之顯冊。卿士從而大同。灼太廟之元龜。鬼神依而協吉。時際君臣之會。情均骨肉之親。二人同心。治金蘭之契。一日不見。覺歲月之深。暫命往釐。寔非得已。大禹征苗之役。未幾而伯益已贊其班師。仲山徂齊之行。無何而吉甫式遄其歸覲。想二臣濡轡驅馳之際。使兩君馳神寤寐之間。欽惟列聖之相承。益重大臣之出使。文潞公之帥河北。及闕下亦正大昭文之班。韓康公之莅陝西。卽軍中而頒左僕射之詔。於皇太上既及今王。亦遵令猷以待元老。忠獻張公之至。卽次趙公而秉鈞。仁壽虞公之還。行與陳公而並位。〔案〕以上言

〔案〕以上言文彥博韓粹

張浚、趙鼎、虞允文、陳俊卿、原  
本忠獻之獻，訛作憲，今改正。

公居此地，前有成規，恭惟某官以伊尹之一德而闡幽，以周公之多才而應變，照臨四海，以義仲之日，鼓舞萬物，以老子之龍，多歷年所而回翔，不終日間而契悟，我見魏徵，自比于匠之礪金，孤有孔明，不啻如魚之得水，山雲之出，有開必先，谷風之生，同聲相應，五百年必興王者，有名世焉，而居其間，九五爻利見大人，有親上者而從其類，盡闢天數，非出人謀，總二火以制名，符國家之運氣，賦一壬而定命，合主上之天元，上帝賚之以澤生靈，聖祖遺之以貽孫子，恢洪百度，疆理四方，文法技巧之精，有黃龍之象，車馬器械之備，有東都之風，忽千載一時之相逢，將三光五嶽之復合，祖宗有訓，宰相當用北人，周漢以來，太平多從西起，惟桑梓之名邦曰相，而衮繡之先達有韓，載生我公，益懋其美，實河朔英豪之彥，有雍梁形勢之區，人與地以相當，古至今而莫並，渭上雜耕之志，既格于前代，富平大舉之謀，復墮于近時，留此功名，付公掌握，劉當興而李爲輔，時將至則人隨之來，秦易并而羽可圖，謀既定則事從以濟，纔觀行臺之建，卽知昌運之開，盍使孤生，預觀盛事，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偶受氏列宗盟之中，既見君子，實獲我心，願終身依門牆之下。

通宣州許侍郎啓

繡幃畫戟，占大藩鼓角之雄，綢帙縹函，迎寶殿圖書之祕，鬱五雲之多處，居千騎之上頭，敢掣鈴條，載馳書牘，恭惟某官量涵海嶽，氣塞乾坤，孕楚東山水之靈，爲天下搢紳之選，宏圖甚遠，搏九霄鵬翮之風，獨

落佳製于人間。數端事業以兼全。近代人才之未有。惟壘嶂雙溪之形勝。有一王二謝之風流。不忝此邦。竄惟今日。控赤鯉之駕。行趨覲于天皇。踞白龜之城。暫鎮臨于郡會。某素無奇操。喜慕英游。周旋諸彥之中。奔走盛名之下。四海習鑿齒。蹢躅絕望于亨塗。一識韓荊州。碗晚終酬于素願。麥秋清淑。棠蔭觀深。願調六氣之宜。用慰羣倫之望。

代通鄧安撫啓

元戎十乘。遙尊節制之雄。列國一同。仰庇帡幪之大。曾未遘于守屏。敢先達以空函。恭惟某官。識貫羣宗。才周數器。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黃鍾爲宮。氣韞陰陽之正。九命作周官之牧。四方于南土之宣。養以雨風。春入窮禰之煖。去其蠹賊。霜侵姦膽之寒。刑德並流。武文兼濟。觀所謂滕王閣。暫看孤鶩之飛。趣駕之未央宮。行從六龍之御。某仰韓北斗。賴楚餘波。弓服矢房。阻聽命旌幢之下。物華天寶。第馳神翼軫之區。

通司馬守啓

風聞上徹。亟辭芸館之清班。天度隆寬。尙畀芹宮之舊物。適瓜期之已及。望棠舍以非遙。行修斂板之恭。豫貢空函之贊。伏念某。闕而多慙。疎以近狂。始緣畫餅之虛名。旋致索瘢之巧謗。舟離蓬島。悵紫芝丹草之難逢。路失桃源。想流水落花之故在。望千門而駐馬。豈一飯以忘君。紫陌尋春。敢避紅塵之撲面。青衫獨往。翻愁白首之關心。雖銜去國之哀。未替憂時之慮。每切纓冠而往救。何曾袖手以旁觀。自憐牛馬走。

之徵。誰念蠨螋臣之意。園蔬未鞠。幸叨倚席之間。茅舍雖荒。且緩來歸之賦。益遠長安之日。往依刺史之天。楚客悠哉。久恨佳人之隔。魯侯戾止。將陪采藻之遊。恭惟某官。學詣真源。才周數用。繼元祐宗臣之轍。爲紹興循吏之師。鏘鸞佇聽于來歸。外服豈容于越在。紫宸戶外。卽觀淑景之移。雲夢澤南。姑借長城之重。及鋒車之未至。尙賓閣之可窺。得所歸依。忘其流落。自身罹于坎壈。彌念切于冰兢。耳喧牀蟻之牛音。目眩盃弓之蛇影。仰憑德度。俾這官評。儻蒙長者之知。甘受欺予之笑。本無怪事。曾何咄咄之敢書。但乏酒錢。所賴時時而頻與。

代回晁知郡啓

人生五馬。方僂僂以辭榮。客遺雙魚。仰輝光而拜賜。雖重私心之媿。亦增老眼之明。伏惟某官。共謂通才。賈惟佳士。必復其始。是爲天道之常。能世其家。未斬君子之澤。豈有海涵之器。卽安斗大之州。合殿春風。行玩紫宸之淑景。譙門森戟。寧須燕寢之清香。某衰謝窮途。敬危小器。雙鳬乘鴈。本何係于滄溟。錯貝文羈。偶復加于病額。惟茲冒寵。定自噓枯。曾不崇朝。將快爭先之覩。安知爲政。更資樂告之忠。

代回鍾知府啓

已受二毛。難勝五馬之寄。遽傳尺素。遠致雙魚之勸。目爲增明。心知自媿。恭惟某官。受才膚敏。稟器渾成。學術研精。已詣淵源之極。吏能絕俗。亦推土苴之餘。攷所至之能聲。實今時之良士。清華高選。宜居元都。雨露之邊。勞佚相均。暫憩廬阜。煙雲之下。某從遊惟舊。托足最深。節白氏以良名。因或王氣之永。七能書

從容而道舊。

代通王總領啓

序諸侯之上。仰瞻禮樂之華。攝大國之間。幸隸轉輸之部。入謁尙遙于賓榻。修辭敢後于齋鈴。恭惟某官德廣無津。才全不器。斲鼻有運斤之巧。解牛無游刃之難。六路提封。居海內幅員之半。三軍宿飽。蓋胸中經濟之餘。共安枕席之行師。豈慮樵蘇而後爨。留關中之丞相。果成高祖之功。用范蠡之計能。終雪會稽之恥。行膺渥寵。入踐崇班。某濫分銅虎之半符。遙跂繡衣之直指。雖風便不踰于一日。然雲從徒望于三台。方當公私並立之時。難圖近效。儻有灑掃不勝之咎。願賜隆寬。

回李知錄啓

一衣帶之水。方馳想于脩途。雙鯉魚之書。遽驚傳于尺素。無以下體。先于匹夫。鄰里聳觀。子孫用寶。恭惟某官維時吉德。爲世間人。略無服疵。粹然操履之迹。具有本末。卓哉踐揚之勳。尙窘步于脩門。肯卑飛于下國。天子命我參卿事。勿言州縣之徒勞。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患富貴之來逼。某隨緣林下。絕意世間。野渡舟橫。屈指數濟江之日。公家事了。放懷爲同社之遊。

回嚴教授啓

王文公之故里。常預瞻于萬蟻戰之場。甘將軍之舊封。幸相望于一牛鳴之地。星移物換。十有六年。目擊

道存百無一恨。惟慚客遺于尺素。重嘆身先于匹夫。恭惟某官道韻閎深。文機妙密。學問出漢唐之上。風流在晉宋之間。將飛舉于木天。稍低回于芹水。範模多士。坐進百能之千。教育英才。是居三樂之一。凡茲同志。自以得師。某蔭宇俱空。書癡未暇。既已得見君子。斯可矣。未必尙論古人而友之。動春酌于燈前。時赴鄭老同襟之約。立諸生于館下。願聆韓公進學之辭。

# 雪山集卷十

銘

## 章德茂破硯銘

廣漢章德茂出硯示余。絕佳。雖中斷墨位猶全。且道所來云。戊子某月日。得于昭化傳舍。初癸酉水壞。某甲歸鋤某地。見此硯誤碎之。驛吏善某甲。求得以行郵書。居十有六年。昏翳污塞無硯矣。以緡錢千故硯一易之。吏不爲難。刮剔營治。燦然端產也。以示今紫薇張公直父。公爲之銘。又以要余。余辭不可。銘曰。

鑄于石。藏不密。遭剝剔。墊于江。沈不極。受掎擊。雖有眼。弗能鑒。欲避不能嬰。此憾雖有趾。弗能履。欲去不能蒙。此恥。嗚呼。四皓來而復歸。不如兩生止而弗來。音離兩生止而弗來。不如漁父莫知所之。

## 棠陰閣銘

耿耿新堤。有截中流。臥鐵千尋。弗震弗扎。崇崇其閣。以時以作。不疾其符。維民是若。公來祝堯。冠佩鏘鏘。拜稽以興。萬鱗洋洋。維帝之恩。如川之長。維公之賢。導帝之滂。率俾我民。近天子之光。公來燕喜。旣多受祉。振振其鼓。民奔來趨。公醉升輿。翼者溢涂。維公之澤。如水之淵。維民之歸。視公其天。章以秋繁。蓮以炎

滋公則去矣。維公之思。魚泳于潛。鳥集其茂。望公于京。道阻且右。謂撫此邦。公實臨之。嗟民之心。公其知之。公則去矣。無我或遺。

簡軒銘并序

古以永興爲壯縣。今未必古之如。然亦壯矣。君來爲政。弗以壯爲病。從容閒暇。酬之必有道焉。而人莫之或知也。簡軒之建。略呈露圭角。出談笑而麾浩穰也。固宜。君居東越。識晦庵。此理其知之矣。銘曰。

敬居簡行。奚太之云。簡不屬境。實在此心。四壤百里。邊淮接湖。事至物來。與雲烟俱。求簡弗簡。則有闕遺。我簡爾繁。殊途同歸。莫富于坤。坤以簡能。易從有功。其大亦宏。旁多嘉山。亦夥奇水。意舉目到。簡卽其理。一寸湛然。七竅燦然。隨叩隨應。湛者弗遷。人嗜君勞。我莞君佚。秋乘涼風。春翫華日。何必撫絃。迺堪怡神。谷音泉聲。皆君之琴。

暎帶亭銘并序

土饒周君某介施君某。求斯亭之名于汝陽王質。施所讀詠。略與山陰蘭亭相符。于是以暎帶揭之。右軍語也。銘曰。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厥妙維六。蘭亭已塵。右軍如燭。人有渭涇。地亦瓦玉。於粲攸躋。衆甫咸足。呂曾尹汪。上征不復。山君水王安得俯伏。有懷斯人。而立于獨。錯綜煙月。斡旋谿谷。雖無此手。亦不鹿鹿。

不能奮飛。徒有遐矚。白雲東南。託兩黃鵠。  
贊

石林贊并序

石林。縉雲葉氏之所遷也。嘗聞石之妙矣。靜者石之性也。動者石之情也。澤者石之氣也。剛者石之體也。光者石之精也。土含于性。故不根而能定。木託于情。故不二而能生。水蓄于氣。故液流而水至。金孕于體。故石裂而金潰。火潛于精。故石戛而火明。箕子以金而廢石。金者石之子也。邵氏以石而代金。石者金之母也。王質以石壽公。石者造化之全。宇宙之永者也。其辭曰。

維公左丞。與石造始。以石之妙。付在其子。維公使君。與石作朋。以石之全。體在其身。邵氏之微。在物六篇。左丞不然。以心相傳。業業巖巖。莫匪石之天。使君不動。以石爲用。靜鎮羣動。剽劇百壬。其光而明。以洪斯文。其澤而溫。以篤斯文。凡如是者。尙石之細。抱一全真。出天地之外。出天地之外。是故不殆。役使五行。變千億界。維石所產。直古之幹。閱其孫枝。拂霓捎漢。維石所憑。遠空之岑。或塾爲谷。而還爲陵。遼東鶴歸。皆非其故。有不改者。惟我石林。暨叔範父。

陶靖節贊

謁潯陽刺史。不如交劉遺民。遺民見招。山澤素心。爲彭澤令君。不如歸柴桑。柴桑衡宇。松菊無荒。登著作庭。不如遊斜川。斜川閒美。層丘清漣。見郡督郵。不如延田父。田父好懷。壺觴見候。玩太守華軒。不如把東

籬秋菊。秋菊佳色。露英可掬。留檀將軍梁肉。不如納王使君醇酎。醇酎銷憂。身名奚有。爲五斗米。不如耕東臯。東臯遠風。我懷良苗。從鎮廷威軍。不如臥北窗。北窗湛陰清風。其涼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抱飢叩門。不差辭拙。不得已而止酒。政恐多誤。大醉堪醜。未能忘懷。而責子聊且進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而贈影答形。大鈞無私。萬物自森。老少賢愚。縱游天化。而同死生者耶。

自贊

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挈挈。半癡半昏。橫筇踞石。風標則一。英氣蹴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李平仲真贊

有軒冕委蛇之度。然謫于時而未昌。有巖壑靜深之意。然游于世而弗藏。富貴足以爲浮雲。三旌或輕于屠羊。朝市足以爲小隱。柱下或全于首陽。進而崇未必臧。遜而肥未必良。封侯萬戶。走子房。絕交一書。殺稽康。莫若斲旁袖手。血不染指。隙中觀鬪。爭不及己。處隱顯之兩間。故人不能深毀。泯涇渭于一流。故事不欲全是。此聖人所謂隨時。于夫子可爲得計矣。

王稚川真贊

靜澗不波。玉沈其底。清而徹。太空無雲。月行其中。明而潔。勁弩駭機。鼓以疾風。剛而烈。落花游絲。熙以陽春。和而悅。要之一聞百解。不如一拙。一日千里。不如一歇。四海弟兄。不如鳥散。而雲飛。萬人鼓簧。不如金

口而木舌。當是之時。望奔塵者。決背蓼水之陽。追軼駕者。息踵華胥之國。

### 徐行簡真贊

一寸之眼。照四世界。三寸之舌。卷大瀛海。足踏須彌。步底雲飛。手玩崑崙。遊戲指揮。堂堂管葛。不直一喝。巍巍良平。撥轉三匝。萬古拊掌。羣豪鼓髯。野馬蓬塵。醯雞甕天。徐家父子。英氣蓋代。若見妙喜。請禮三拜。

### 趙損之真贊

大年一幅。小山叢竹。德麟三盃。洞庭春綠。遇蘇與黃。乃作金玉。寶玦珊瑚。貴介所服。未之前聞。抄書滿屋。紫薇晚香。宜以相屬。豈其戎衣。塵此車轂。舉世英家。眼相具足。寧無雪堂。亦有山谷。

### 拙庵老人真贊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不著。三寸之舌。無浪無波。風靜長川。月明相磨。不綵不競。多喜少慍。不忤不求。易退難進。卽之也溫。久而愈真。四海一家。莫非弟兄。有睡師德。師德不違。有枉不疑。不疑受之。得見君子。斯可矣。焉得長者而稱之。毋謂無人。斯焉取斯。

### 京丞相真贊

爾雲之虬。九霄之顛。橫海之鱣。萬仞之淵。有赫帝命。下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躔。又或不爾。三百六僊。玉皇有子。橐籥大千。輔以斯賢。吹噓洪甄。人傑地靈。天寶物華。產茲壤者。乃其人耶。

### 許公緒真贊

豐而碩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掇眞丹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辯者之口也。至于大耳對國師無言。季咸見壺子卻走。則巧與辯者。皆瞠若乎其後。

和張總得彌勒贊

捧腹周遊四百州。得抽頭處且抽頭。莫欺肩上三升袋。盛了人間萬古愁。

墨竹贊

望之森然。劍戟擁林。聽之蕭然。風雨作聲。聞之郁然。粉籀吹馨。按之隱然。枝節生稜。雖然。子以意畫。吾以意想。夫天地萬物。同歸是幻。本無實相。而況以假託眞。以形傳神。以死寄生。以有色見無色。以有心出無心者耶。

文石贊

敷文李公得二文石。其一如人。紫面蒼髯。周其身淡白雲也。衣半領以下。不見其裳。皆雲也。其一如稽首鞠躬。周其身深黑雲也。而衣純素。凡此皆以意命之。而李公以爲鍾離權。呂巖先生。滋以意命之也。蓋世所摹寫。鍾離多髯。呂衣白。且呂晚得鍾離劍訣。始能變化飛騰。世以鍾離爲呂之師。其聲折則若事師之禮。然李公以意命之。亦非苟然也。物與心相依。故想生。天地河山。佛者以爲皆因想。想斷則物無從立。雖然。足以作興道心。蠲掃塵緣。方之他想。想賢也。佛者教人斷想。而誦說其國諸美樓殿珍寶。香華。食飲。聞者慕之。凡想皆妄也。是名妄想。卽非妄想。豈不以趣善故耶。

汝陽王子。卽李公之意贊之。〔案〕贊詞永樂大典缺載。

## 傳

### 承元居士傳

滕修字曼卿。秦山人。後徙象郡。好巖居。自號絡石先生。既知名。更號承元居士。初居士多兄弟。長曰石龍子。次曰木蓮子。地錦子。扶芳子。附楓子。士鼓子。常春子。蕙萸子。白華子。石血子。甘露子。象頭子。烏覆子。續斷子。丁公子。千金子。又有釣生。感生。唐顯慶五年。高宗詔太尉長孫無忌求山澤異產。石龍子兄弟多在選中。惟不及居士。至長安皆拜尙藥奉御。居士意不自得。以周易筮之。遇井三三。巽下坎上。之大有三三。乾下離上。

其繇曰。木而驅漆而塗。水而舒金之剝。附首而居。遇暑而敷。以問太史。太史曰。巽。木也。坎。水也。乾。天也。離。火也。漆。木之滋也。金。水之液也。首者。天之象也。暑者。火之候也。木也。漆也。金也。成之器也。首也。託之所也。暑也。進之時也。子其識之。久而南海匠氏良遇居士山中。匠氏曰。子外柔而內堅。貌瘠而神腴。支離蒙籠。與葛藟葛蘿同居。子盍從吾游乎。居士曰。若將何以處我。匠氏曰。子獨勿聞而族賴我力多矣。吾入東陽郡。得氏牛。遂與側理子。澄心丈人。齊名。吾入延德郡。得盤生。給事承華宮。貴人幸臣更持之。吾入長樂郡。得喬生。自皇后昭儀出入皆從。吾入嶺方郡。得龍生。相生。倚生。皆爲世用。吾入南海郡。得竹簾生。木簾生。

今爲平曲侯、木偃師侯、子誠從遊。何憂不彼若？居士猶不決。匠氏力引之，乃出。然其質樸拳曲，粗梗陋甚。乃使金氏、銛水氏、濡木氏、堅漆氏，合交致力其間。時居士已老，而華彩儀矩，乃更如通家少年子。開元七年四月，明皇避暑華清宮，忽忽不樂。貴妃使東西頭供奉數十輩，往來關內山東諸郡，求所以悅帝意者。居士聞知，喜而歌曰：承矯龍之首兮，孰與山夫之蠶髮兮？薦伏犀之腦兮，孰與野人之鶴頸兮？卽詣崇元門上書曰：臣外爽中虛，上隆下平，外爽則目明，中虛則心清。上隆則不撓，下平則不傾。若是可以爲天子近臣矣。書奏，卽召見清思殿，上悅，稍得親近。會晉陽進角生、桂林進牙生、武都進石生，居士寢疎，頃之，寧州進琥珀先生、荊州復進玉處士，上大親重。由是角生、牙生、石生，其寵益衰。七月二宴清暑殿，罷洗沐，臥承風閣，召玉處士、琥珀先生，居士謂牙生曰：上豈亦須我哉？牙生笑曰：我弗敢望也。而尙何道？居士大慚。是時上新幸文思使李奉趾，宮中早朝，贊者導奉趾班，居士上，居士歎曰：履雖新，不加于枕。吾其何以在此？因乞骸骨，許之。流落長安市中，木生、漆生見居士老退，皆舍去。他日匠氏遇居士，金光門外，問何以至此。居士曰：興廢時也，成敗數也，吾無恨矣。二子始與我雷陳，終與我耳餘。吾有憾焉。匠氏曰：木生幹衰而不堅，漆生體敗而不固，度終無以助子。有子皆賢，吾爲料理之，更與子爲新交。居士依二子，稍復振整。然益老，不自持。木漆強調護之，居士力愈敝，卒解去。二子亦散，皆莫知所往。或見之建康馬塢巷中，與土生、壤生共處云。

贊曰：居士在山林，烏有愛憎輕重于其間者乎？一出而變態，夢起，顛擠流落，至于土蠹同腐，出處可不重。

哉。玉處士、琥珀先生、其光價重于居士固也。然貴賤無常。使遇宋武帝者。壺粉矣。

### 平舒侯傳

蘄簞竹氏最盛于楚。而其良多。蘄春郡漢征和二年。武帝疾。避暑甘泉宮。顧左右侍御。忽忽不樂。少府進曰。細旃重席之上。所與從容者。誠不稱陛下之意。臣聞楚竹氏多材。陛下試裁擇焉。上乃召拜平爲寢郎。女兄圓爲婕妤。女弟通爲夫人。上稍近幸。平曰。臣之別族覃。孤高秀文。其材宜在臣上。隱積布黃石山中。不出。陛下能致之。安枕而臥矣。上召東園主章。將作大匠曰。誰能爲我致覃者。東園主章辭曰。往陛下詔臣。召杞生于南山。梓生于北山。二子。臣之友也。今竹君與臣無故。徒往無益。將作大匠曰。臣以大匠爲官。無所不當與。至蘄。稱詔召覃。覃儼不動。乃使鉅平人利。金城人剛。微嘗之。覃意卽解。又使姑篾人修。內黃人起。龍編人密。相與調護。至長安。覃身長八尺。膚澤凝淨。上臥涼風臺。望見覃。良悅。覃曰。臣無心求陛下。陛下召臣。臣舒而來。弗用。臣卷而去。上笑曰。在野則惟君。今卷舒在我。不在君也。且我老多病。雖煩彊。與我相依。上疾尋愈。于是制詔丞相御史曰。覃挺跡林野。不爲時用。迺者。朕身試之。含節韜潤。體柔而性堅。列爲文章。揭比綜錯。縝密華整。各中規矩。憂勞萬幾。炎蒸偃薄。神志憤替。覃夙夜陪朕。清制爽規。解囂蠲煩。安安朕躬。厥功茂焉。其以代郡之平舒千二百戶封覃。覃頓首曰。生臣者天地。成臣者將作大匠也。微此人。陛下安所用臣。願分國邑之半奉之上。亦以東萊之曲成七百戶。封大匠爲曲成侯。人以此多覃之賢。久之。覃益親近。自衛皇后。李夫人。鉤弋婕妤。後宮幸御者。覃未嘗輒避。后夫人亦皆昵愛之。競引其

族自近。然莫得與覃比。族父青州刺史。爲公與覃書曰。子以長才清節。植立山林。爲衆所高仰。今附近人主。偃仰翻覆。惟主意是視。而又參錯嬪媛。陪助綦專。玩臣弄兒。擁持拂嬰。子曾弗羞。奈何。覃曰。會合無常。遇時則親。背時則疏。一日時節變移。上意轉遷。吾不在九真之無編。則日南之西捲矣。甚則與鬼薪同論。事固不可知也。人生適意耳。尙何言。是歲九月上幸河東。祠后土。詔隰成侯溫。蒲領侯厚。從中黃門謁者。猶攜覃偕行。上燕羣臣于汾水之上。中觴作秋風之辭。上凜然不懌。而罷中黃門欲納覃。寢門令引。卻之曰。覃有大罪三。棄直就曲。摧剛化柔。毀平日之節。不可復列士林。其罪一也。昵近帝所。甘適主欲。專使燕私。無以禮正君臣之義。其罪二也。干時戀寵。不知進退。泚顏屈體。自託僕妾之手。其罪三也。上嘿然。乃盡罷歸竹氏。寢郎平徙陰館。婕妤圓徙重合。夫人通徙曲梁。覃願就國。上不從。徙渤海之東州。更封漏臥侯。食牂柯之漏臥三百戶。征和三年四月。上自長樂溫室。從御溫涼殿。思竹氏兄弟。使使視之。皆垢弊枯槁。而覃尤甚。不敢出見使者。上方詔別選竹氏之材。以聞。復以覃長子爽爲安舒侯。又封其族子瑱爲陰密侯。潤爲廣柔侯。華爲細陽侯。淨爲平曲侯。分遣給事長信。增成。掖庭。椒房。他諸宮殿。竹氏侯者五人。支孫牛冒姓桃氏。遷巴西。遂與安舒侯異族。

太史公曰。吾聞竹氏之先。常顯重成康之間。成王病瘳。與天球河圖並列于庭。受顧命之遺。宣王之興也。爲之安宮室之寢。致男女之祥。斯干之詩作焉。蘄侯遇武帝。受恩席寵。無與等夷矣。始終之際。何其異也。吾從上行幸甘泉。五柞。長楊。及祀雍時。汾曲。上隴。抵封泰山。觀寒暑推移。愛憎變遷。奚獨蘄侯哉。

麴生傳

石泉子姓綠氏。麥城子姓白氏。本同姓麴氏也。初麴氏與酒氏世相須爲官。酒氏者仕周爲酒正。其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祭祀天地神祇。供王后世子饗賓客士庶子耆老孤子。凡饌齊酌數器量。與名物賜頒。皆有書契成要。其繁重如此。然無他助。專資麴氏力。是時古近族姓簡。麴氏惟石泉麥城兩房。此兩房子弟資高下。酒氏隨調適之。而皆能成美才。故兩家絕厚善。無等比。其後酒氏更相傳浸遠。酒式多廢。而兩家往來本末恩意。子孫罕通知者。故酒氏視石泉麥城良疎。豆氏桂氏藥氏霍氏舒蓼氏越椒氏皆排恨麴氏。僂進謹曰。石泉麥城緩也不足用。酒氏惑之亦撓曰。緩也不可用。二子爭弗能得。始麴嘉臣沮渠王高昌傳八主矣。貞觀十四年交河總管侯君集平之。俘其王智茂以歸。關東士大夫以麴氏爲愧。諸遮止二子者。因汙讎之。二子內自醜。于是卽居石泉爲綠氏。號石泉子。居麥城爲白氏。號麥城子。他僂進者皆冒麴氏。而蒲氏滕氏連氏蒼氏踵出。亦竊借麴氏以行。與豆桂爭衡矣。曾有詔緝王氏族。于是金城米氏詣闕上疏曰。臣聞麴氏之先后稷之子不窋生而有文在手曰鞠。〔案〕史記周本紀不窋子名鞠。鄭樵通志氏族略云。鞠氏姬姓。后稷之孫。生而

有文在手曰鞠。因以名之。此卽以爲不窋事有誤。

不窋之孫氏之麴。鞠之變也。麴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麥城。間酒氏弗職。引異族蒙正宗。眞麴氏子孫。顧反他外避媒孽。今綠氏白氏是也。陛下幸詔有司條源緒本門望。勒成當代言典。伏惟追懷后稷之烈。深嘉麴氏之勳。訓齊酒氏之官。治辨他族之目。釐正二子之系。臣昧死以聞。帝

下其書有司。酒氏免冠置對曰：臣愚不知古今沿革真僞之變。陛下幸赦弗誅，請按本始還之。臣願與麴氏締前好，規後圖，糜身報德，奉千萬壽。帝乃詔中書門下酒氏過誤，厥故喜新，其釋勿治。夫辨族宜嚴，錄才宜寬。綠氏、白氏可復姓，麴氏、豆氏、桂氏諸族，朕聞之與麴氏有連，其聽姓。麴氏如故，令有司別其房爲支族，有司以故事奏請如詔制可。

贊曰：麴生之名始出自唐通元先生張果，生，儒稱也。秦漢多道之，或曰生，少稱也。賈生年二十餘，諸老先生皆生之，非也。酈生年六十餘，伏生年八十餘，豈少也哉？生天姿清白，自喜人多眄伺之，寢老猥自蒙翳，所謂埋光鏟采，非耶？及遇米氏，相資以成功，瑩然故不沒也。嗚呼！行世當如此矣。

玉女傳

玉女者，其出身甚微，荒居蓬蒿，少小不爲鄰里所愛，號曰鬱臭。又曰苦低，弗能得美稱，寢長稍憐之，更號曰益明。又曰貞蔚，事母甚孝，故又號曰益母。玉女者，得諸唐高宗皇后武后，于是其名始寵，人爭奇貴之。當武后稱制，徹簾帷，弗御顯朝，羣臣決萬幾，于是年垂八十矣，見者老之，是時方開明堂，建天樞，鑄鼎受圖，四方百蠻咸朝集京師，后患之間語幸，醫尙藥奉御顏澤，澤曰：臣聞有奇女在民間，號曰益母，妙能變化顏色，第生長荒寒，陛下習觀祕掖采女，美人懼不如指，后曰：誠有異，奚他嫌？載初元年五月五日，后燕羣臣于蓬萊宮，退御含風殿，澤引內益母翠衣素袂，紺纓儀矩，支離，后不懌，侍御皆笑，澤曰：臣嘗以聞陛下幸詔臣，惟能是采，臣是以敢奉詔。陛下盍試諸，弗酬，臣當坐罔。上后頷之，澤引卻益母趨西廂，益母驟

見室屋服器。惶怖戰栗。澤爲置火近之。俄衣冠面目熏灼蒼黑。后偷望見。疾戲曰。去。姑自治己。毋庸謀人。澤曰。臣聞金鍊則精。人鍊則明。益母新從下土來微也。其變色失度。固當。惟陛下寬之。后曰。我何心。第若是將安用。澤曰。誠蒙陛下厚恩。願少遲之。后曰。無傷。顧迺終何如。澤再拜謝曰。願畀臣妻段氏。妾盧氏。烏氏。敕謹遇旦夕視。且欲速則弗成。陛下幸寬期俟之。段若盧。烏。俱賢也。數數進苦辭。烈語。居十餘日。澤曰。可矣。白入之。后猶持前說。旣見大驚。光潔明潤。非宿覩者也。遂大被愛幸。益母善候伺。每后起。頽面將受朝。益母從旁調護顏色。光新鮮妙。間不時爲容。左右趣傳呼益母。益母至。卽粲然。他昭容。修容。諸御女。皆莫敢僂進。雖內熱。顧后性剛危厲。惟益母能調娛之。以故後宮鮮先。而外廷亦少安。天授二年。制詔中書門下。朕春秋高重。以徐敬業。程務挺。裴炎之變。多戚寡欣。平原文子。益母擁護朕躬。改色回容。俾朕精神弗衰。厥功茂焉。三妃六儀。皆弗稱。其賜號玉女。宰相率百官伏紫宸殿稱賀。卽日改元長壽。神龍元年。后徙上陽宮。意不自得。華益落不復親幸。玉女初暴貴。承間從容言。顏澤妻妾供養勞苦狀。乃以段氏爲懷澤郡夫人。盧氏秀容縣君。烏氏華陰縣君。澤爲壽光縣侯。人以此多玉女。稱長者。贊曰。玉女之先曰。推知名東周之際。中谷有推是也。後轉側不常。而以居中谷爲正。郭璞。劉歆。數爲時人道之。而弗著其功能。至玉女成聲武后之朝。貴重矣。彼其初居中谷者。慨嘆啜泣。亦各其所也。



# 雪山集卷十一

## 雜著

###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元祐諸公多追和柴桑之辭。自蘇子瞻發端。子由繼之。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李端叔又繼之。崇寧崔德符、建炎韓子蒼又繼之。居閒無以自娛。隨意屬辭。姑陶寫而已。非自附諸公也。

歸去來兮。朝而出兮暮而歸。曠煙淨而川明。幽風度而林悲。魚游泳其自適。鳥飛逸其難追。觸一境兮皆實。徙一步兮俱非。坡向陽而起塵。崖背陰而生衣。人益遠而益稀。路轉深而轉微。嶺寒虎蹲。林響鹿奔。聞春聲。俄覩柴門。桑柘少苗。艾蕭多存。山肴無血。野醕無樽。畦丁老而斑首。饁婦稚而頽顏。倚嘉木而假息。藉柔荑而求安。春容蕩其澹沲。春聲婉其間關。山苞擷而堪餐。巖花睨而可觀。雀鬬驚而葉墜。鳧泛盡而波還。俄羽毛其毵毵。有鷹隼其桓桓。歸去來兮。行雲流水。同斯游雲。于水兮無取。于雲兮無求。既無鄉其容喜。亦無國其容憂。深青青兮隆陂。暗瀾瀾兮平疇。陸有芒屨。川有松舟。桃李側兮竹岡。蘿杉外兮茆丘。杳谷兮虛音。曲竇兮微流。月騰波而欲上。日斂轡其將休。已矣乎。今爲何日。仍何時。非我孰能與于此。他人不可使知之。白蓮自有社。赤松自有期。燦玉樹兮何植。炯瓊苗兮何耔。吾不知典謨訓誥之書。亦不知國風雅頌之詩。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祈晴文

三日以往。尙且爲霖。一春以來。可謂常雨。支頤何望。奔命安歸。自故年赤地之餘。至今日轉溝之極。一之爲甚。旱與水其可薦臻。二者何先。麥比蠶尤爲至急。妄希一得。已失十全。攷之箕疇。則咎徵屬狂。稽之月令。則陽氣不勝。儻非造化。曷致變和。伏願哀愍下民。保綏首種。若能得此。庶幾接西寶之秋。如或不然。難以度南薰之夏。厥罰常雨。咎則有歸。彼蒼者天。民其何罪。伏念臣將明失指。感召無方。自知蟻蠱之微。查下雷霆之譴。委一身而蒙責。冀百姓之蠲災。大地衆生。莫知所措。皇天后土。實鑒斯言。伏願號召鬼神。奮除宇宙。顯行白日。駿發清風。儻一極之無凶。庶九功之無壞。

祭昭勇廟陰兵文

千載英靈。與此邦而作鎮。一朝緩急。捨遺愛以誰依。方羽檄之交馳。蔑金塘之可恃。潢池弄盜。今時惟興國之多。敵騎詭行。前日有武昌之渡。雖恃邦君而不恐。有非人力之所能。敢告于神。無忘茲土。九歌之國殤。旣死。願普收鬼魄之雄。八公之草木有靈。或恐致人形之肖。

祭梓潼神文

物情多私。聖人弗憑。于是有託。度量權衡。又不可信。則求諸神。是非紛綸。至神乃定。曷維其然。大明至正。天地不忤。聖人不惑。其曰無疑。以神爲質。伋也有訓。參貫三極。某有沈寃。無與控告。神如皦日。爲某一瞰。某有竊憤。無與摠發。神如震雷。爲某一泄。某有愚忠。無路可通。神其介之上達帝聰。某有樸學。無地可廓。

神其道之下及民瘼。同命東皇。靈均所些。已矣無人。非神孰可。某言孔悲。聞者則怡。流涕告哀。不得一噫。某身良苦。見者則憫。鞠躬乞憐。不得一拊。某亦人乎。忍也如此。使國無法。某則當死。當死若生。維神所命。凡人之言。曾何足聽。若此有罪。亟下嚴誅。若其無辜。盍亦鑒諸。

### 祭虞丞相文

采石之危。危于淝水。淝距長江。尙隔千里。岐亮之銳。銳于苻堅。秉幟登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彼乃處中。公切憑敵。采石之急。急于瀆淵。瀆當其衝。敵頓莫前。岐亮之才。才于宗真。華夷悉俱。百萬是羣。維公之難。難于萊國。潛超猶全。錡權皆北。自古強敵。三寇江淮。瓜步徐歸。國無人哉。肅至平城。命殲宗愛。厥軀雖夷。厥師弗敗。惟堅與亮。宗覆身殞。天耶人耶。鑒此其警。堅還長安。餘年而斃。亮殂維揚。期月而已。靖康建炎。嗟公生遲。早三十年。強敵奚爲。國有不烈。天與英傑。釣渭築巖。如印鑰符節。將定淮蔡。遺元和度。將復河湟。遺會昌德裕。克西雍東。洛至德維郭。下兩淮三關。顯德維朴。在辛巳紹興。豈天無心。弗有斯厄。弗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斁。乘雲空飛。矯首何及。貌在凌煙。功在太常。名在四方。以暨八荒。哀摧我肝。液漲我睫。欲報無從。一念千劫。

### 柴君益深哀辭并序

玉山汪先生。其言爲世所師。柴君淵之誌之銘之出也。其孰敢不信。余不識君。而君之猶子端義。書來告曰。叔父既有以識諸幽。而聲諸顯者闕也。公其辭之。謹按誌銘所書。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行其義也。故植芸耦耕。孔子弗與同其羣。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而無爲階仕之哀哉。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天位天職。若天祿。皆天之物也。王公有之而弗可獨。則當與天下賢者共之。故費惠晉平。終于此而已矣。孟子屈而士之卑之也。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三者無一日加焉。哀哉。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見賢弗立。王公之至醜。而世恬居之。則賢誰與爲媒以達其志。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哀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災祥非士所當計也。竊位不足以醜蔽賢。而後以不祥驚之。然固自若也。則君子所以佑賢之意。殆將窮耶。哀哉。死者已矣。而賢者之存于世。或老且窮而莫舉之。若君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者。胡可謂無人乎。哀哉。余之哀如此。又廣其意而爲之辭曰。

余于君悲也。有不堪其悲二也。有可以塞其悲亦二也。有不獨爲君悲而爲世悲又二也。有不獨爲世悲而爲我悲。不可以一二數。而無窮極期也。道與位相依。有道而無位。則不堪其悲一也。德與年相隨。有德而無年。則不堪其悲又一也。有賢猶子增之以益崇之基。則可以塞其悲一也。有大宗師濟之以不朽之資。則可以塞其悲又一也。生民賴賢以濟。有賢于此而阨窮。使利澤不見于世。則爲世悲一也。王公倚賢以榮。有賢于此而槁死。使羞及于在位之公卿。則爲世悲又一也。士君子資賢以益。有賢于此而先逝。其域而不得見。同時而不及識。則我悲何有窮極也。

王仲說大夫仕于時不苟于其職。繩繩律律。引義助法。操切事情。他人不足。仲說有餘。所謂能者非耶。然天下學士多訕怒之。豈所謂人情者哉。語曰。才者動色。不才失魄。非虛言也。察察似刻。栗栗似暴。汲汲似躁。世所以病才。蓋亦有端。非苟而已也。真偽相形。能古相臨。所謂莫能兩大者耶。勢逼伎生。故緩不切事。不謂之迂。謂之大體。繆無能爲。不謂之庸。謂之長者。斯言之行于世也。才者病焉。昔者趙廣漢以擊斷死。蓋寬饒以伉直誅。李德裕郭崇韜以果敢斃。裕于才者凶其家。足于能者殃其身。不亦悲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不亦無咎無憂康寧而考終命耶。然立志之大。不以彼而易此者。不肯自欺其心也。吾于仲說之死而哀之。辭曰。

五溪兮紛流。蹇不進兮淹留。涉其淺兮濡轡。亂其深兮無舟。日冉冉兮崦嵫下。鬼出遊兮跳舞。庭有鐘鼓兮。擊考左春華兮。右秋素。滿堂兮芳菲。出門兮不顧。虎弗踞兮。君車亦平生好遊之故也。進無底兮。退無依也。吁嗟已矣兮。命之衰也。湘水之上兮。九疑。盍往兮陳辭。曰維帝其天兮。臣死無歸。

### 誌銘

#### 周德昭墓誌銘

易有否泰。其言天下治亂備矣。君子小人內外消長。否泰分焉。故君子有位而後天下治。反是殆哉。岌岌乎斯民也。江西有君子周其氏。珩其名。德昭其字。位止于□。既致仕。以宣教郎終其身。有文學言語聲于太學。時其爲士也。有政事聲于潭之長沙。郴之永興。時其爲官也。有德行聲于撫之臨川。時其爲鄉老也。

斯亦無憾矣。嗚呼！君子所計，非其位也。位者載道之器也。故仁者在高位則宜，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則悔。君子所計，非其位也。道也。君子不得其位，奚損而弔之何哉？宣和四年，議復燕要，人有慕交者，密訪之。君言不宜，且後患必大。會本兵者方專，不敢以聞。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君獻書論天下所以存亡。當國者交譴譁，無能爲天子語。二年，天子蒙塵于青城，敵帥以我臣爲力，相與鬻國于太宰張邦昌。君遮勸范瑄絕苦瓊弗聽。嗚呼！推此類具言之，君子不得其位，不可以爲大事，非耶？常是時，君博士弟子也。使君在位，或如君者在位，在位矣。君臣又相得也，則伐燕之舉可定，卻金之策可遂，立楚之議可格。雖未必能然，其殆庶幾乎？故邦之興喪，有可以一言決也。君旣無意于世，自號足翁，其終八十有八年矣。見崇寧、宣和之恬熙，見靖康之俶擾，見建炎之中興，見紹興之載寧，見隆興、乾道、淳熙之寢盛。嗚呼！其閱世之長如此，事業不著于時，德澤不加于民，然而以善樂救人命，以善言救人心，蓋三十餘年于其鄉。又延及比境，其功亦豈少哉？曰翰曰衷曰擇，其曾王父王父若考也。曰昱曰景曰三俊曰三省曰三益曰佃曰僖曰僕，其子若孫也。某氏某氏，張氏其曾祖王母王母若妣也。黃氏其婦也。初王父擢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士可華騰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爲非是，又騰書以切磋之，遂不合。晚爲藤州以死。君逮事之，其淵源所漸，豈淺鮮哉？銘曰：

縣以臨川，鄉以長寧。其山靈谷，君子有之。降爾遐福，歲以丁酉。月以壬子，日與歲一。君子宜之，俾爾多益。書以九齡，狀以煥之。質維陸氏，有連于茲。介景之辭，今質以詩。是歲仲秋，吉日辛巳。乃恪乃獨，如其所志。

維君有堂。誠意正心。欲觀其人。盡攷厥名。羣聖一門。繇此塗出。達者得之。何事不畢。視君斯堂。瓦解冰融。誰謂君死。如月當空。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誰與歸。當有知者。

### 東平王君錫墓誌銘

王氏去山東來江南。自甲叔君玉發科。始更爲儒家。君玉資豪爽。妙言語。不屑措意生理。惟丙叔君錫事乙兄惟謹。陳力庀事于有無。羸縮之間。君玉推心倚之。某是時甚稚年。旁觀丙叔于乙兄。蓋精確非矯飾也。少孤。長以李觀之字爲名。而君錫表之。間關多依君玉。方秦氏奉金人。凡索無少違。乙叔秀叔與安陽郭氏爲倩夫婦。皆當行。君玉聞之。亟命君錫自巴陵趣豫章。趣錢塘。祈哀當位者。雖弗諧。殊可壯也。某尙記其從都返命。形枯足裂。固已太息。今世兄弟之風衰薄。而君錫能如此于季孟。雖不皆然。斯亦難矣。某稍進。有益聲。見多方藐。無同氣之風。求如君錫于君玉。何其鮮也。今世兄弟見先登。則嫉。見不羣。則忌。寢憎而不已。則芟夷之。某嘗涕泗橫集而弗禁也。君錫生長亂離。視詩書希闊。然樂見其兄飛騰翺躩。每告語則動喜色。益爲之奔奏。禦侮。此風非當世之君子見。謂誦讀書者比也。君錫遇事多機。間關往諫。見昔人挾智術而取功名者愛之。倘逢時伸志。事爲雖不純。當可觀也。晚依先隴。勞生六十有三而死。瘞其某地。某原子某孫某。而誌者甲姪某也。銘曰。

汶乎生。瀟乎死。惟汶漄漄。惟瀟泚泚。魂兮魄兮。毋痛歸。父兮母兮。皆在此。

